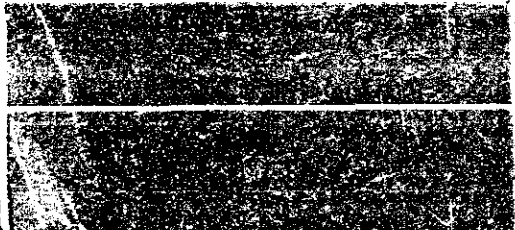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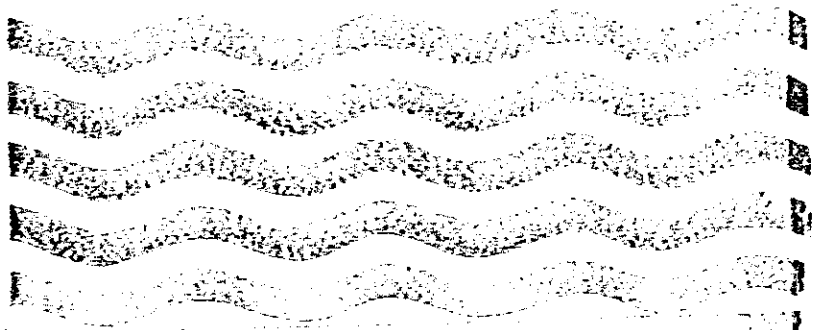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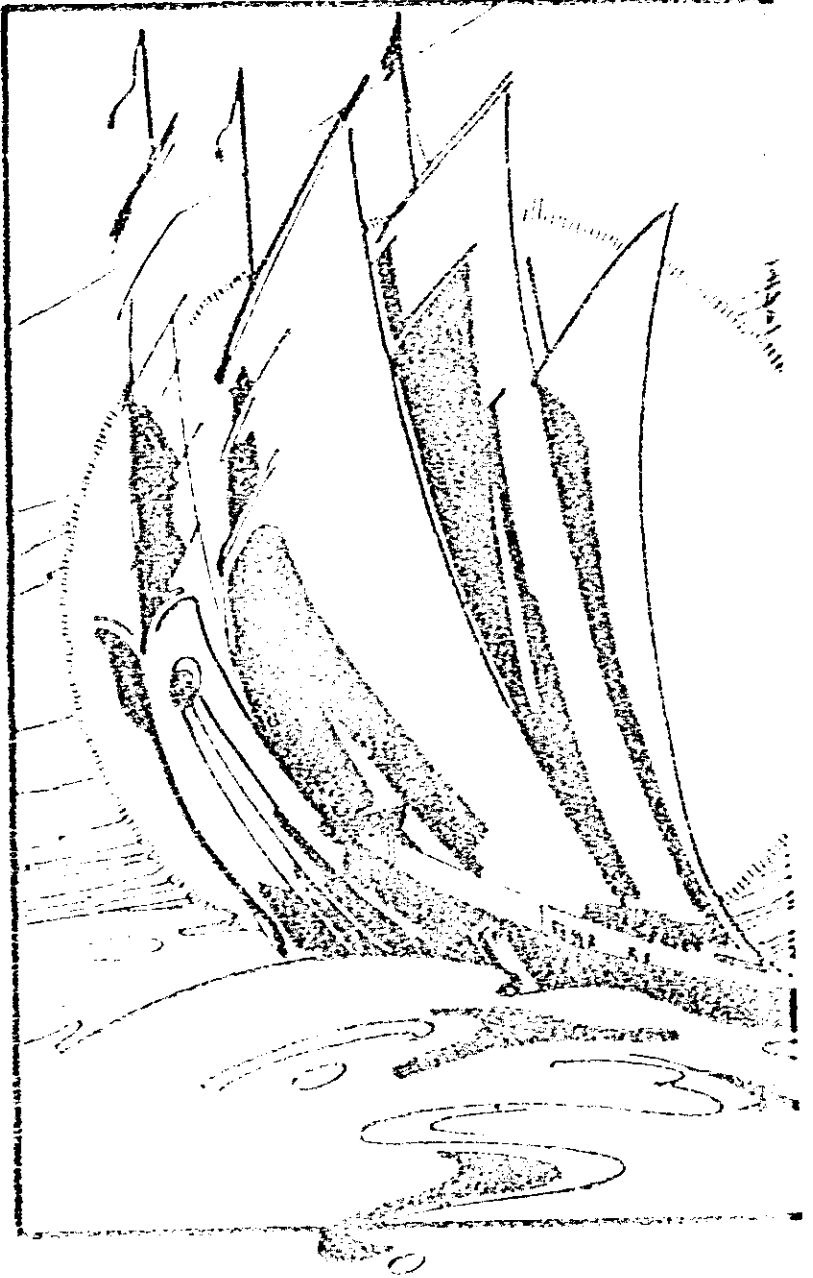


凡生的把握



人生的把握

基爾祈著

梁得所譯

(一九三七年)

六四面

一角五分

本書列舉人生所常遇之各種難題，從宗教立場尋出解決方法，立論切實而具體，使人讀後對於立身處世更有把握。書中除理論之外，更從古今人物生平舉出例證，顯示克勝困難的實際步驟，讀時有味，讀後有益。是一部很有助於修養的書。

You Can Master Life, by James Gordon Gilkey, trans. by T. S. Liang. (1937) 64 pp. .15

The author takes the problems which face a man to-day and shows how they can be overcome through religion, and gives instances where religion has solved difficult problems for men and women. These examples are taken from people of to-day and yesterday.

An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 book for all Christians.

(66500)

人生的把握

基爾祈著

梁得所譯

(一九三七年)

一二四面

一角五分

本書列舉人生所常遇之各種難題，從宗教立場尋出解決方法，立論切實而具體，使人讀後對於立身處世更有把握。書中除理論之外，更從古今人物生平舉出例證，顯示克勝困難的實際步驟，讀時有味，讀後有益。是一部很有助於修養的書。

You Can Master Life, by James Gordon Gilkey, trans. by T. S. Liang. (1937) 124 pp. .15

The author takes the problems which face a man to-day and shows how they can be overcome through religion, and gives instances where religion has solved difficult problems for men and women. These examples are taken from people of to-day and yesterday.

An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 book for all Christians.

(56000)

基爾祈著
梁得所譯

人
生
的
把
握

上海廣學會出版

人生的把握

目次

第一章	戰勝看自己不起的觀念	一
第二章	怎樣破除憂慮	一四
第三章	安於自己的身份	二七
第四章	工作成效增進的祕訣	三九
第五章	如何對付敵我者	五四
第六章	在困難當中做事	六五
第七章	怎樣使缺憾變為美滿	七七
第八章	做好人是否必得好報	八五
第九章	怎樣能得堅忍的毅力	九七
第十章	我們到底還有第二次機會嗎？	一一二—一二四

人生的把握

第一章 戰勝自己不起的觀念

曾經有個天文學家發表一段話說：「從任何方面看，我們人類都是很渺小的。在充盈宇宙的物質中，我們簡直是微塵；在無邊際的空間裏，我們像顯微鏡下的細穢；在無窮盡的時間過程，我們的生存不過一剎那。我們的智力很有限，精神很脆弱，除了身體裏面的化學作用相當複雜之外，一切都平淡無奇。就說人類的歷史，也很簡單。我們所住的地球出現於短短的幾百萬年前，其始不過是太陽放射出來的一團氣體，在空間遇冷凝為液質，繼而表面結成一層地殼，地殼表面發現些青綠的生物，再有蟲魚鳥獸亦有人。今日的人類却擾擾攘攘，煞有介事的說什麼改造世界哩！以我天文學研究者的眼光看



來，宇宙的偉大倒不足爲奇，人類不自知其渺小，這纔可怪。」許多人由現代科學得見宇宙之大，亦同具此感想。站在時間和空間背景之前，處在無可控制的自然的偉力當中，人類何其微弱，而人類當中的個人，更渺小得像什麼東西！

當我們觀察宇宙之後，再看自己所處地位，不禁自覺無足輕重。個人在社會上的事業，不過滄海一粟。我們日常的生活，大半是依樣葫蘆；我們相識的只有接近的一些人，其中與我相干的更寥寥無幾。再想想，多少外力支配着我們，我們無法擺脫。曾有一個幽默家 (Mark Twain) 說道，人們見面慣說今天天氣如何，天氣如何人却無可奈何。其實豈但天氣，還有許多事情人亦無法可施。生與死的權威，遺傳的偶然性，也都無從把握。近世社會生活日趨繁複，一九二九年來經濟狂瀾撼動全球，到如今還未能夠挽救。人類的微弱無能，每爲詩人所咏嘆，這裏轉錄近人描寫微妙的一首：

青草與人類爭高低，

草弱人強難相比。

人能推動剪草機。

堪笑弱者供玩賞，

碧綠園中闢草場，

任意裁圓或裁方。

人勝利了到那天，

草已剪平無可剪，

累夠玩夠倦欲眠。

閉上眼睛萬念消，

第一章 戰勝看自己不起的觀念

伸着四肢伸着腰，

青草把他蓋住了。

死與青草獲得最後勝利，多麼軟弱可憐的人類呀！

然而現在我們有個疑問：詩人和天文學家的觀感是說明人生的一切了嗎？千多年前耶穌看着一羣加利利的小孩子而對他的朋友說：『你們不要瞧不起這些幼小者，在天之父不讓其中一個遭遺棄。』耶穌認為人類中的每一個，無論怎樣細小軟弱或卑微，都有絕大的價值。耶穌相信每個人的生平和使命，都是上帝要親自關顧的事情。由於這種見解，基督教義逐漸建立。基督教這點中心思想健全嗎？我們可有真確理由相信，像耶穌所信，人生有重大意義嗎？

二

下次當你想到人類渺小而感着無聊的時候，不妨留意到人有一種力，把自己提到萬

物生存水平線之上。這裏一個人，站在尼加拉瀑布之前，許多方面看來那瀑布比他偉大，體積和動力比他宏壯，存在的年數比他長久。可是另一方面——更值注意的一方面，人總非瀑布所能比。最簡單說，人知道自己現在站着，而瀑布據我們研究斷定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人對瀑布發生觀感，瀑布斷無思想可言。尤爲重要的，人有方法利用牠的頑強的動力，發電通到遠近，光照千家萬戶。這種有智能的，有目標的，創造的活動，瀑布方面絲毫談不到。儘管說人類微弱，人到底具有好幾種能力超乎宇宙萬物之上。某教授有一次說：『從天文學觀點說，人是渺小的東西。』他的朋友敏捷的回答：『從天文學觀點說，人是天文學家。』

另有一點我們不可忘記的，不論自己覺得怎樣的無足輕重，在人與人關連上，自有舉足輕重的成分。我們的行爲言語甚至意念，對於相依爲命的人密切相關。比如說，你的工作做得忠實能幹，好些關係人賴以獲得愉快與安全；若果你放任兒戲，鬧起禍來就會——大多數必然——成爲他們的災禍。天文學家和詩人儘可對一個火車司機說他比不

上星球和青草，可是全車乘客的安危看來，他重要過滿天星斗和滿地草木。再想你的友誼和愛念，在有些人心目中何等重要，假如你一旦失了蹤，或不再顧念他們，他們的境界就會頓時變為慘淡黑暗。

夜間星宿千萬點，

白晝只有太陽；

一旦太陽毀滅了，

世界從此無光。

巧思妙計千萬條，

愛念只有一片；

一旦愛念消失了，

人生不值留戀。

你無足輕重嗎？沒有價值嗎？在有人愛顧着你和需要你愛顧的時候，你不能這樣說。

還有第三點我們值得注意的。不管我們的生存怎樣的暫而不久，我們有力量留下長遠的影響。因為人類的思想和生活具有傳遞藩衍的機能。假如我住在魯賓孫的荒島，周圍只有樹木砂石和海洋，那麼我幹什麼當然沒有關係。然而現在圍繞着我們的，都是感覺敏銳反應迅速的人類，我們的影響可由他們或他們的子孫傳之久遠，甚至世界進程的方向因而有所變更。我們自己也許不察覺，實則對於未來世界的形成，每人都參加着一份的力量。

兩世紀以前，英國有個並不聞名的教士，不幸染了肺病，爲了多年服務於倫敦貧民窟，健康損傷致重。他的朋友把他送到鄉間去靜臥，他和他們都知道死期總在不遠。每

天早上他倚枕眺望朝霞，彷彿在人世之外尋着他的安慰。有一天早上看護發見他死了，像睡着一般寧靜。在牀邊桌上留着一張紙，寫着模糊看不清楚的幾行字。看護給那教士的朋友看，好在他們認得出他的字蹟，他那臨終寫着的幾行詞句，後來譜成了全世界傳唱的詩歌：

Abide with me, fast falls the eventide,

The darkness deepens-Lord with me abide

When other helpers fail and comforts flee,

Help of the helpless, O abide with me!

與我同在，日落時近黃昏，

夜色漸深，願主勿離我身！

人力終有盡窮，惆悵無涯；

全能可靠者呀，與我同在！

自從一八四七年以來，不知幾千萬人唱着這首 *God with us* 所作的詩，往後不知多少人仍唱着。從這泰然無懼的情調中，不知多少人重獲勇氣與希望。人是微弱無能的嗎？請再想想，詩人與天文學家，請再想想！

三

我們明白了人生可貴的觀念的出發點，不由的感覺我生此世必有所謂。生存的形式縱很卑微，而其價值意義非目前形式所能限。我們一經具有這種信仰，遇着艱難困苦便思起而奮鬥，努力決不是徒然的，最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這便是宗教的人生觀的核
心。

由宗教觀點看來，宇宙萬物之上，必有一種超卓的「智」「力」和「善意」，我們就用一個很古的名詞稱之曰「上帝」。雖未有人從五官上摸觸上帝的形體，可是我們相

信上帝實質上的存在，因為宇宙運行之調協，生命關連之奧妙，其間必有莫大的組織的計劃。由來既非偶然，去處必有所為。在宇宙的大計劃當中，人之生存究有什麼所為呢？我們察覺天賦的性靈，就相信最高的目標是人格之生長——智能上和心性上的發展。全部歷史便是人類品格發展過程中，努力與不努力，健全與不健全的紀錄。

宇宙間一切的演進，把人類逐漸的琢磨造就，不住的向更高標準發展去。因為有暴風雨，原始人類逼着尋求遮蔽的方法，於是屋宇建築研究起來；因為有疾病痛苦，引起療治方法之考查與實驗，發展而成今日很有統系的醫藥知識。這是智能方面的發展，所謂人格除智能之外還包含德性，亦同時被促進。初民除與自然搏鬥之外，尤慣同類相殘，在互相危害的原始社會裏，為要消除各自難保的恐怖，於是觀念上和制度上都有謀聯絡之必要，合作和正義的社會由此發展。「求智慧，否則死亡；培德性，否則毀滅。」在這定律之下進展着，今日的社會不能不說比上古有大進步。雖然我們的社會尚多缺憾，但如天文學家所說，世界的演進只有百十萬年短短的過程，不能說現在有缺憾就永久

無完全。我們看見已往過程有進步，就相信將來必繼續進步，至於什麼時候後纔得進於完善，誰也不能下一斷語；只是鑒於近世人類關係日趨緊密，一切速率急激提高，我們就很有理由相信，未來的進程要比以往的加快。不進於完善就必有痛苦，人類怎能不向完善的目標奔去呢？

或謂人類演進的路途那麼遙長，個人的生存却又如此短促，個人努力於人類進程何從有濟？不錯，如果人到死時一切隨之毀滅，則我生有涯，無從否認其渺小。然而以人生至上主義為中心的基督教信念，認為肉體毀滅不過是生之景象中無足重視的穿插，所謂死不過是生之歷程而非終點。在死之彼端，人格繼續踏向無止境的前程。到底怎樣子的繼續前進，我們不能說，我們也用不着拿淺薄的眼光去形容來生的實況。我們只認定生命與愛，奮鬥與伸展，必定繼續長存，而至於「不朽」和「無盡」。未來的品格伸展之起點，正在現階段的盡頭。基於這種信仰，我們認定個人的和全人類的品格擴展，同樣的沒有止境。

生命給與我們培植品格的機會。這便是現代宗教信念所認為上帝的計劃。從前許多人把上帝計劃看得非常狹隘殘酷，以為一個人的亨達困窮是神權注定，一切只好聽天由命。現代信仰把這種觀念推翻，進而窺見上帝博大的計劃，是叫我們自由地求品格的生長，因此使我們活在這縱錯繁複的世界，其間充滿歧途，同時充滿建設的機會，讓我們自己選擇，叫我們好自為之。生平遭遇的苦樂明暗，無非一種鍛練教育，藉以培植品格的生長，教我們人類活在這博大的計劃之中，追求更深的智慧，更大的能力，更厚的仁愛。

爲什麼身邊吹來陣陣的大風？

爲的是助你撒播手裏的穀種。

且莫怕鋒銳犁耙把園地刺傷，

要翻起蘊藏着的沃美的土壤；

勿吝惜你的眼淚像雨不可少，
這田園丟荒太久丟荒太久了！
從今後努力耕耘不再使丟荒，
創世主賦予生機萌芽而滋長。

第二章 怎樣破除憂慮

一

一八四三年三月三日的晚上，有個發明家坐在美京華盛頓國會議院的客廳。他的姓氏爲摩爾斯 Samuel Morse，曾以十一年的工夫專心研究一種東西，命其名曰電報。他認爲這件發明是很有實用的，可是若要證明牠的實際效用，必須築一條頗長的電線來做最後的試驗，他自己的錢用盡了，他有兩個做議員的朋友答應代向國會請求撥款三萬元助成築線試驗。不幸是屆會議提案很多，那天夜半便是閉會時期了。如果請款事來不及邀准，那件新發明和發明家的命運都很暗淡。摩氏當時已經五十二歲了，窮到自己名下存款不滿一元。一個人到這境地，前途希望實在渺茫得很。

快到夜半了，摩氏寫條子叫人送給那兩位議員朋友，問請款事有何消息。他們回條告訴他，離閉會時間已迫，還有許多提案未表決，請款事尙無把握。摩氏接這答覆，自

覺無謂癡望，就沒精打采地回寓所去。五十二歲了，費了十一年的光陰，剩下不夠一元。在這情形之下，他若要為前途憂慮以致終夜失眠，也是理所必然的事罷。幸而摩氏學得了對付憂慮的善法。在幾天後給朋友的信中寫着說：『那天晚上我很掃興的回到房間，收拾東西打算第二天早上離京回家去。只是我想想，從半生經驗中總覺天無絕人之路，於是我把心裏的煩悶丟開，什麼也不想的到牀上睡去，像小孩子一般一會兒就睡着。』如摩氏者，可謂善於破除憂慮了。

為什麼通常的人都缺乏這種能力呢？為什麼抑制恐懼成爲大多數人的難題呢？人類歷史背景指出答案。我們的祖宗活在原始荒野的世界時，周圍都有災害。一隻猛獸也許突然從樹上跳下來把他撲噬。行走不當心也許跌落巖洞，在洞裏黑暗中供餓獸充饑。或遇森林大火，走得稍慢的就要葬身烈焰。處在這些無情的災害中，任何動物若不知厲害的，隨時可遭殺身之禍。必須具有相當的謹慎戒懼提防，方能適應生存。漸漸遺傳變爲一種天性，造成我們今日憂懼的習慣。這種潛藏意識之下的恐怖心，在一般家畜中更易

看見。一匹馬見人在他眼前搖一下扇子會喫一驚，一隻狗看見火光會退後幾步，一隻貓被放進一間生疏屋子時，必攢進一件家具底下躲着。研究人類行爲的，每可在一般動物中找着參考。

很不幸的，人世間憂慮的刺激沒有減少，而且日漸擴增。活在現代的人顯然要比原始祖宗更多擔心。上古時代的危險不外弱肉強食和意外天災，如果舉列起來必遠不及今日的繁多。現代的人能夠一日平安活到夜晚的，不能不算僥倖。我們每次呼吸，不知吸進多少微菌，其中多種足以置人於死。我們出外走一趟，馬路的市虎比較荒野的真虎還多。無論從事任何職業，都含着冒險的成分。在沒有絲毫警告，和自己已很謹慎情形之下，我們的財產職業的安全會突然失去。同時，我們喜幸不像禽獸的混混噩噩，却在人羣社會中知道憂戚相關，因而我們的擔心就重上加重。我們爲他人的憂慮，特別是爲兒女的，往往比爲自己擔心還深。總之，現代世界充滿男男女女，爲種種原因受着憂慮的纏擾。從年頭到年尾，誰也不能避却恐懼的黑影。

我們怎樣能夠克服焦心？怎樣能把自己從憂慮的細綁中解放出來？我們也許不能像摩爾斯一般的完全擺脫，至少也得一部分的勝利。人類經驗長久的紀錄，給我們指出必經的步驟。

二

我們着力的第一步是判別所慮的事情實際上是否可慮。試觀察那些終日愁眉不展的人，大多數是逢事皆憂的；而那些比較開懷的人却加以選擇，把不必有的憂慮除去。前者神經過敏，稍見一點不對的動靜便開始擔心；後者察事情不見得嚴重就不妄加懸忖。最近有個幽默家列出一個「憂慮表」，把憂慮的虛幻與實在顯示得很有趣。他把自己平日各種掛念加以分析，有份量多少不同的五項：

- 一、關於遇險，當時以為難逃災害，事過却平安無恙。約佔我憂慮總量百分之四十。
- 二、關於主意已定，而擔心主意定錯；其實既已決意，憂亦無用。約佔百分之三十。
- 三、關於健康，以為會染某種病，或稍感不適以為會成重症，結果不如所慮。約佔百

分之十二。

四、關於兒女和朋友，替他們憂慮而忘記他們亦有相當常識，並不如想像中的不會打算。約佔百分之十。

五、真正值得焦心的憂慮。只佔百分之八。

就這個人的情形說，他若要克服焦心，第一步就是只圈出第五項的分量，其餘都可撇開。這麼一來，他便可以減除百分之九十二的恐懼了。

若果你決意把不必過慮的事情驅出思念之外，具體來說有那幾種憂慮可以減除呢？無疑的你對健康可以省却許多擔心。你的身體並不像你想像中那麼的容易損壞。倘若你不常常想着牠，不常常考慮牠，不懷疑牠能否勝任，你就會發覺各部機能活動得意外的妥善，即使稍遭侵害，往往自然痊愈。我們過於留神焦心反而阻礙牠的自療。這種見解並非抹煞醫生的功能，也不是把心理作用過分誇張，這見解不過闡述近代一般賢明的醫

生常常告訴人的——焦慮爲健康之大敵，而健康之挽回或增進，常常要靠本人的信心，勇氣，和樂觀。

我們還可以把替兒女擔心的思慮大大減除，這一類的擔心亦如對自己健康的擔心一般，往往是多餘的。倘你把自己的童年回憶一下，便知此言不謬。在二十或三十或四十年前，許多長輩爲你前途擔心。見你學校功課積分不高，擔心你不够聰明，不知將來能否成才。見你愛玩，正經工作不專心，預料你將來謀生必定落伍。還有一種最普遍的憂慮——爲你的婚事擔心。見你選擇終身伴侶彷彿盲目不用理性，將來怎能成得幸福的家庭。這一切老前輩曾替你擔心的，其中絕大部分回想起來多麼無謂！你可曾想到，你今日爲兒女們擔心的，也是大可不必擔心的嗎？

不要招惹煩惱，

除非煩惱臨到；

倘你神經過敏，

便是庸人自擾。

因有許多煩惱，

好像個肥皂泡——

本來就等於「〇」，

一會兒又散了。

三

克勝憂慮的第二步驟是這樣的。當你遇着煩悶的局面，憂慮的感覺正要佔據你的心的時候，就馬上另找一件事物幹起來，讓鬱積的情緒由工作活動中找着出路。這種「排除法」解放了許多因重壓或懸盼而煩悶的人。我們可以看看探險家白爾德（Admiral

Byrd）的經驗。

白氏領導的南極探險隊，一九二九年二月乘輪出發，一行四十二人，攜帶用具儀器和糧食，向南駛去。直到遠離人煙二千三百哩外，冰山漸多輪船不能再進，探險隊便在冰原上登岸，輪船不能耐凍先開回頭，待次年春暖再來接他們。四月中旬寒帶的太陽沉落，往後一連四個月，探險隊人員要度着黑暗寒凍的長夜。在那人跡罕到情形莫明的冰原上，他們能不遭遇意外嗎？他們打算在太陽再出時駕飛機訪尋南極，能飛得到嗎？就算飛到能保平安飛回嗎？萬一次年春冰不能解凍輪船不能來接，他們可就危險了。一切都是可慮的。他們怎樣制勝這些憂慮呢？

從白氏所述他們的生活紀載中，可以窺見當時情形：『我們用冰磚做成三間臨時的屋子，把那預備駕去探察南極的飛機也藏好，又架起一個臨時的無線電臺。屋子後邊堆着裝載糧食用品的箱子，黃色的汽油桶半埋在雪堆裏，附近掘了一個洞做狗窩，除此以外，周圍都是一望無涯的冰雪。輪船開回去了，一切都憑我們自己打算，於是我們動手把屋子收拾得穩固舒適來應付那悠長枯寂的冬夜。』末了一句露出那探險家克勝掛慮

的方法。活動起來可以驅除無聊之感，有興味的工作可以引使焦灼的心情找着安祥的出路。

許多人能善用這種排除憂慮的方法。每當自己陷入暫無可奈徒憂無益的境地，馬上找些事情做起來，使煩悶之侵襲無機可乘。

四

第三步我們要提醒自己，任何複雜可慮的局面，都在發展變化中，變化結果往往突然出人意外。自然亦有愈趨困難的，但在他方面，往往有料不到的好轉機。倘若我們只說禍不單行，便是忽略了人類經驗所指出的真相。許多時候，完全不在自己着意的範圍內，問題忽自解決。

本章開頭所述電報發明家摩爾斯的故事，是未曾講完的。當晚摩氏在議院客廳接到答覆，請款事殊覺無望，沒精打采地回到寓所。實驗電線無法築成，自己只好另圖別業罷。第二天當他喫過了乏味的早餐，突然有人送來消息。原來昨晚他離議院之後，他的

請款和別的提案忽忽付表決，竟通過了。款已有着，他隨時可築電線了。摩氏這經驗在一般人的生平出現不知幾千萬次。我們的職業看來必失，終於還是得着。經濟上的崩損看來無法逃避，結果只是一場虛驚。重病施手術時朋友暗料難以好轉，結果化險爲夷。這些不是幻想，不是誇張，也不是盲目的樂觀自慰。這都是實際人生常常體驗到的事情。

或者局面並不轉佳，或者發明家請求的助款沒有批准，又如何？即使如此，情形也不是僵而不變的。困厄的景況會激發內裏的轉變，逼出新的毅力，新的勇氣，肉體上新功能，和情感上新的平衡。那麼身外情景雖則未變，而我們自身却變了；平時潛伏的本能發揮達於意外的高度，於是把當初以爲不能擔的困難突然擔起了。

這種經驗的實例許多，我們且看一個船長的報告。一九二三年英國一艘貨船 [The Vasa] 號在印度洋遇險沉沒。船沉處遠離陸地，計相距最近的島嶼亦隔一千七百英里。那一帶海面又是向來多暴風而少有船隻往來的。全體船員四十四人，生還的希望本屬很小

，自然總須掙扎，分落幾隻救生艇逃命。船員中有三人正在臥病，要人擡到救生艇。三個禮拜之後，終幸到達海島。船主敘述經過有這麼一段話：『想來實在奇怪，那三個病人經二十多天顛連的日子而異常安健。其中一個當船未沉前患着腿骨發炎，落到救生艇幾天之後，正在大家與狂風暴浪搏鬥之時，他的骨痛完全消失，直到安然登岸後纔又復發。另兩人是患着重傷風的，我們心目中以為這兩人必先死，因為我們的糧食和飲水都很缺少，艇中又不能遮擋風雨。誰知落到艇裏兩天之後，他們的病都好了，並能和我們一同搖槳。』船主的結論更有值得深思的話：『他們疾病意外的消失，想來無非緊張的局面把他們潛藏的能力逼出來罷。』你目前的困境無法解脫嗎？不要忘記各方面都會變化的，難題也許突然消除。你自己也許忽然發生新的能力，新的勇氣，新的眼光。任何暗淡的局面，都可以用信心和希望去應付。

五

這種內裏蘊藏能力之發揮，給與新宗教信仰一種重要的理解。數千年來在人們想像

中，上帝的救助是把外界情景突然改變；風浪忽然平息，瘟疫忽然消滅，食物很神奇的由天在落。鑒於外界情景之威脅，復見人能在極度困迫時獲得意外的解脫，於是宗教頭腦的人就歸納到奇蹟的理論。歷代記載於書卷中，沒來輯成聖經就滿載各種異蹟。歷來傳教者，尤其是才經革新的舊教，就以這種神蹟爲信仰的骨幹，今日我們新思想的基督徒很坦白地對古時傳述的神話實質上加以疑問。我們之所以疑問，並非懷疑睿智大能的上帝沒有那種本領，只是觀察人類長久的經驗，知道上帝之助人，並不採用那種教人不努力而袖手靠天的方法。

然則我們新思想的基督徒在信仰上動搖了嗎？沒有那回事！我們認定上帝是給我們幫助的，只是幫助的方法不是撤換我們身外的境況，而是把我們自身改造；不是把事情困難減輕，却是使我們的力量加強。當我們毅然決然去應付困難局面的時候，局面的困難也許依舊困難，而我們自己却已前後兩人。上帝使我們發揮內裏的蘊藏，這種蘊藏的存在爲我們所夢想不到；更使我們生出一種均衡與寧靜，這種足以制勝環境的心力，

在人世間無從尋找得來，亦非外力所能奪去。這便是上帝的幫助，這便是禱告者求則得之的賜與了。

第三章 安於自己的身份

一

這裏有一首詩，描寫兩種生活情景相反的人，彼此心裏却發生不約而同的感想。

遊民少女門前過，

紡紗婦人停手看——

看她們多麼活潑自由，

看她們多麼天真爛漫！

問願自己嫁入此家門，

如降烏籠堪嗟嘆！

（按：遊民 *Jypsy* 爲歐洲的流浪民族，好音樂，喜跳舞，生活略無拘束。）

婦人願做自由女，

那曉她們心中不滿足；

她們羨慕着婦人——

安享家庭的幸福。

自嘆生涯常漂泊，

年復一年何處是歸宿！

這首詩提出一個問題，爲有歷史以來一切人們常須解答的。那問題便是「怎樣安於自己的身份」。

顯然的，這問題比較關切於成年人。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潛藏的才能未能測度，將來的成就未可限量，因此長輩鼓勵我們進取，教我們努力去達到出人意料的地步。當這

時期若教青年人安份知足，便無異叫他們不長進；因此要把目標放得高，放得遠，鼓起嘗試的精神作無止境的探求。可是一個人到了三十四或五十的年紀，情景可就不同了。因為思想和習慣形成相當規範，在事業上便有着相當的固定性。人生多方面的責任日趨繁重，自我的發展也就受着嚴厲的限制。於是不免發生這問題——怎樣安於自己的身份。

許多中年或老年人對這問題不能解決，直到死的一天，總找不着一個滿意的時候。這些人總是設法逃避現實，比如說，年紀漸老而怕老，勉強打扮學少年。又有些人老是對人訴苦：訴着多年前自己怎樣的失敗啦，家財怎樣的被親戚侵騙啦，自己的兒子怎樣的沒出息啦，……說起來沒有一件事情不是愁恨，皺着眉頭苦着臉，度着他們的殘年。我們且慢說那是衰老的病態，就是我們未過中年而自認爲尙有勇氣的人，有些日子也不免感着苦悶，覺得任何人的境況都比我好，世上沒有人比我更懊惱，情願和任何人掉換地位，彷彿只要能夠擺脫自己現在的身份就什麼都好。

遠遠的橫着一條火車的軌道，
忽忽地我度過一日勞碌與徬徨，
整天不看見一輛火車到，
偶然只聽聞幾聲汽笛響
夜深了更不見火車過，
夜靜了我却找不着睡鄉，
只看見遠處引擎噴出的星火
把天邊微微的照亮。

我的心爲着思念而躊躇，

難名的寂寞與惆悵：

我願踏上火車隨牠去，

也不問牠開到什麼地方。

試想我們當中，有誰未曾經驗過這種情緒呢？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克服這種惆悵？怎樣能夠安於——至少不致太過不安於——自己的身份？

二

我們若要克服不滿意的惆悵，就先要觀察清楚自己的生活的全景。什麼叫做生活全景？那便是明暗兩面的合併：長處與短處，得意與失意，可喜與可悲，任何整個的人生和事業，無不是由這明暗兩面結構而成的，而這種結構的成分各人不同。就拿開頭節錄一首詩所描寫的人物來講，家中婦人羨慕遊民少女而暗自感傷，未嘗沒有原因，可是她

只見片面而未見全景。她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家庭生活的安慰和母性的欣悅！同時另一方面逼她固守這個平淡的環境，其中許多瑣事使她感着厭倦和煩惱。這種結構是多麼奇怪而矛盾！至於遊民少女呢，她們浪跡天涯，沒有什麼牽累，可是一種無家可歸前途渺茫的心情，也夠她們擔受。這兩種人若要克服自己的惆悵，只有觀察清楚自己生活的全景，注意其中可取的成分，同時承認其中必有缺憾之處。十全十美的生活，走遍天下也找不着的。因此那婦人就得看到自己享有家庭的樂趣，同時接受家務相當的麻煩。遊民少女也應該看到自己生活中具有別人不可得的特點，一旦結婚安居就不能再有漫遊的樂趣。她們若能把生活的明暗兩面同時看到，不滿的心情自然消滅。其實更應特別看重明亮的一面，暗淡的一面就自然不能佔奪全景。能作如是觀，克服惆悵便得初步的成功了。

假如我們走了這第一步，對於難以摸捉的人生快樂就可因此而把握着了嗎？欲答這一問，我們只能說，許多人都採取這辦法而收效。有些人一向希望能到大城市過活，藉以開廣眼界和享受現代文明，可是爲了種種牽累，終於不能離開鄉間，他知道不能如願

，欣然承認這是一種缺憾，於是就在鄉間住下來，漸漸的在人情淳厚景色自然中，倒覺得鄉村自有鄉村的風味。有些人爲了特殊原因，沒有享受結婚或育兒的快樂，自己未嘗不認爲憾事，可是不再從缺憾方面想，反而落得沒有家累因而投身一種特殊的事業，結果不像普通人的撫育三四個兒女，却成爲千百青年所愛戴的父母。此外還有些人，失却經濟上的成功，貧寒顯然是憾事，只是惟其生活淡薄，得於某種藝術上有所造詣，因而獲得一種金錢買不來貧窮奪不去的快樂。生活的全景原是明暗兩面結構而成，怎樣克服惆悵而把握愉快，許多人懂得祕訣。

三

此外另有一種克服惆悵的方法，就是對於回憶要有適當的處置。一個人活了相當的年歲，生平往事當中，不免有歡悅也有悲傷。這些既然都是過往的陳跡，彷彿家藏古董，怎樣處置安排，主意完全在我。我們就大可以把那些暗淡的擱置起來，把明亮的擺在顯眼的地方。前幾年有個年輕而患風癱病的婦人，在給本書作者的信中，流露出這種克

服惆悵的祕訣。她信裏說的是：『過幾天我就滿三十一歲了，只可惜到現在醫生還未能斷定我的病什麼時候方能全愈。我已經整整一年未離過牀，差不多三年未走過路了。可幸我父母健在，我所需要的他們都爲我預備周到；朋友們也很好，常常來和我談天。我未生病以前是在小學教書的，你猜那些學生怎樣的惦念着我？他們湊了一筆錢，買了一架很好的收音機送給我，這件禮物實在太合用太可愛了，每天看着牠使我不由的記念着那些孩子們多麼可愛。』在這少婦的回憶中，儘有悲慘怨憤的成分足以使她發狂，她却不能選出那些美麗可慰的擺在自己眼前，無形中助她安於自己的境遇。所謂安於境遇，並不是說任受病磨不求醫治，只是人間痛苦每有一時人力無法可施之處，既患癱病，在醫術未能奏效之前，無論甘心與否都只好臥牀過日子，怨憤悲傷毫無益處，何如安然處之。這位少婦了解這一點，她所用的方法就是善於處置她的回憶。

我們怎樣能夠把持這種觀念？實行起來倒不是口講那麼容易。惟一的方法就是了解之後加以繼續的練習。好在這種練習無論在什麼年紀都可以開始。有個醫生教我一種開

始練習的方法。他說：『你可以幻想着，在你腦中放着一隻箱子，這箱子是鎖得很牢的，而鑰匙却在你手中。每當你腦中發現煩惱憤恨的感念，可以一一鎖進箱子裏，至於回憶中一切的感傷，如追悔不及的失敗，或者恨亦無補的事情——當作古董，收藏在箱子裏。這樣，腦子的室中陳列着的，都是有用和美麗的東西。』這種處置回憶的方法，在老年人尤其重要，晚年的恬悅與悲傷，往往關係於此。

四

對於克服惆悵，還有一個步驟不可不知：我們要看清楚人生的成就有兩大類——直接的和間接的兩類。一個人在工商界創辦事業，在科學界有所發明，或提倡某種運動使社會或政治改進，這些都是直接的成就，他的成功爲人所共見，聲譽也就歸他名下。這類直接的成就，是我們人人心中所嚮慕的。

此外還有另外一類的成就。比如這裏有一個人，看見別人發起某種運動對社會人生是有裨益的，他就存着贊成的熱心盡一份子的貢獻——或大或小的貢獻——去幫助推進

，沒有人計得出此人的力量與運動的成功有多少關連，只知道單有提倡者那運動決不會成功。大事成功之後，好些熱心贊助的人姓名早已被忘却，然而間接的成就却不因此泯滅。又如這裏另有一個人，身邊圍繞着好些靠他幫扶的男女老幼，假如沒有他的幫扶，他們的前途簡直困難萬分，有了他的助力，他們的奮鬥便有勝利的一線希望。年復一年的此人把自己的好處分別給人。到後來，受他扶助者當中竟有某人獲得偉大的成功。沒有人計算得出某人的成功和他的力量有多少關連，只知道在複雜奇妙的人間聯系中，一個人確可以由別人的成功證明自己所盡心力沒有虛費。這又是一種間接的成就。

歐戰時美國有一個小孩子，患病須施手術。這孩子的哥哥是當兵的，在未出發到歐洲去之前，曾給他好幾件紀念品，其中一件那孩子一定要隨身帶進醫院。當他躺在車牀被推進手術室時，看護見他小小拳頭裏握着一點東西，便對他說：『給我替你放好，手術施完再還你罷。』小孩子搖頭說：『不，這件寶貝我要握牢的，這是一個不怕痛的兵士的扣紐哩！』他的哥哥遠在外國，然而對這幼弟有着多麼需要的幫助！這種助力更是

間接又間接的了。

由於這種超出估計的成就推想起來，使我們領悟上帝怎的能叫我們渺小的生命成爲有用。我們回顧已往，所謂事業上的成就實在微末得可憐；瞻望將來，也不見得有什麼大運動將由我倡導，什麼學理由我發明，或有什麼建功立業的機會。假如只有直接的成就纔算是成就，我們差不多可以斷定自己不免枉此一生了。可是我們想起直接與間接的工作同樣的需要，世間的成就不能以眼見來估計，人生的信念因此又強健起來。我們最深的惆悵，往往由於自覺生命無用無聊而產出，因此糾正之法便是了解間接成就的意義，認定只要盡其力所能及，我們就能夠窺見上帝使渺小成爲偉大的祕奧。

小小的窗門，引進明亮的光線；

小小的星宿，照破黑暗的天邊；

小小的行爲，亙古世情被改變。

人生的把握

剎那間，奮鬥從此告全勝；
微笑着，消除無謂的刀兵；
一句話，人言也許是天聲。

第四章 工作成效增進的祕訣

一

前不久英國某作家發表一首詩，題爲「睡着的人」。那是當他有一天早晨，在倫敦泰晤士河邊散步有感而作的。

黎明時候我散步，

在那幽靜的河邊——

草坡躺着成羣的

無業遊民席地眠。

他們沒有事情做，我想，

活着無異死一樣。

路心駛過一輛車，
偶然我向車裏望，
只見擠着憔悴的
工人一早上工場，
昨夜回家時候滿天星，
今朝車中睡未醒。
十輛車子連續過，
彷彿棺材在運送，
暫時睡着暫時死，
活來只爲要做工。

他們生活沒生趣，我想，

活着無異死一樣。

太過勞碌和太過閒暇兩種人對立着，這種景況不但在泰晤士河邊可以見到，其實在任何社會裏，都有同樣的現象，倘若詩人觀察倫敦的住宅區，他儘可描寫出兩種住戶，一種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而他們鄰近却有些人——如公務人員，或從事各項職業者——却終日奔波忙個不了。爲什麼任何社會裏都有這兩種對立的人呢？一部分因爲現社會的組織太多缺點，一部分因各人際遇偶然的差異，另一個原因各人的出發點不同——才幹志願，和責任心大小不一，生活動向也就各有分別。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去調劑勞逸。而勞逸不均的現象始終必然存在我們社會裏。

設若你是屬於生活勞碌的忙人，設若你雖想把繁冗的負累擺脫，而額外的責任終仍纏絆着你。那麼你怎樣能把重擔擔起來呢？想謀工作成效增進有什麼祕訣呢？

二

一部分的祕訣是頗爲淺顯的。如果我們想做多過通常人所做的事，我們就要把通常人廢棄的零碎時間利用起來。前幾年新英倫大學一部分女生要求學校減少功課，說事情太忙做不清。學校當局認爲須加考慮，先要把一般女生日常鐘點的用途加以調查。因此指派五十個女生——代表各級和各種性格的——將兩個禮拜內每日時間用途詳細紀錄。那些紀錄彙集之後，統計的結果曾經發表出來——是學生會刊物發表的，並非學校當局的報告——計平均每個女生，除上課，進餐，睡眠，更衣，和其他必須的雜事所用去的時間外，每週尚有四十五又半小時的餘裕。在這些餘時當中，平均有十九小時用得很好——加運動，團體服務，或聽演講等。可是還有廿六又半小時，又怎樣的消磨了呢？

根據五十人的紀錄，平均算來那廿多點鐘餘暇時間的去處，分列如下：

茶室品茗……………一點半

玩紙牌……………一點半

交際茶會……………兩點
看電影……………兩點半
跳舞……………兩點半
閒談……………十二點半
消失不明的時間……………四點

我們都承認若叫青年男女只顧工作而不遊耍，會養成呆滯不活潑的性格，自然不是上策。可是一個青年若果懇切的想求工作成就增多，便該知道從何入手了。

百年前英國軍政部裏有一個青年職員麥考來 (Thomas B. Macaulay)，愛好文藝而因職業關係不能專事創作，他便決意用公務的餘暇來寫詩。一八四二年他刊行所作詩集“*Lays of Ancient Rome*”直到現在還被重為詩壇傑作，那本詩集裏的每一首，都是「公餘」的時候寫作的。其後又有一位英國首相狄斯雷里 (Benjamin Disraeli)，做首相的總算是忙人了吧。可是他也決意利用零碎的餘暇寫一部長篇小說。一八八〇年小

說脫稿時他已七十六歲了。出版家對那部創作珍視爭求版權，敬奉薄酬五萬金元。此外還有許多人，在校讀書而利用假期，任職謀生而利用晚間鐘點，或研究有統系的學術，或而致力有繼續性的工作，積年累月，大有所成，都是善用餘暇的結果。

三

工作成效之增進另有一半的祕訣，却不像上述的顯而易見，其關鍵深藏在每個人的內裏。曾有一部心理學書指出說：『叫人善於應付環境，必先叫他善於應付自己。一個人先要消除內心的矛盾，然後可以應付外界。寧靜的心境一經建立，即使遭遇天災人禍鉅劫之後，只要還有一線生機，不久便再擡頭；心境失了寧靜，即使寫一封閒信那麼輕易的責任，也會變成艱難不願做的苦事。』倘我們細察一下自己的經驗，就覺那段話說的不錯。一個人心裏存着疑惑，怨悵，或煩亂之時，輕微事情會變成重擔。要是他能把內裏的矛盾緊張解除，像許多負大任成大事的人所顯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埋頭幹去，只見成效日著，而少見——或完全不見——他們疲倦。心理學家屢屢告訴我們，我們

若覺心力枯竭，多由內裏過度緊張所致。

然則有怎麼樣的內心緊張必須克勝，方可擴大做事的魄力呢？或者換句話說，我們怎樣保持內心的寧靜，然後可得多過常人的成就呢？

保持寧靜的起點應先克勝「自憐」的觀念。許多忙碌的人，感着自己有額外的責任須擔負，看見同儕事少身輕，就覺得自己太苦。特別在一日辛勞之後，不禁自嘆我真可憐，這麼許多事情要做，許多問題要解決，許多人倚靠着我。倘我沒有那些牽累，生活何等輕快；我的事務不能減少，成效怎能增進！自憐的影響是增加內心的抑鬱和悵惘，在這種情景之下，想把工作效能提高是辦不到的。

破除自憐的觀念，在常情說來，原本也不是很容易的。人人好逸惡勞，人人都怕喫虧，這到底是個人眼光的問題。存心躲避的，責任減輕不見得就滿意；迎頭幹去的，責任加重不見得就是喫虧。惟有重擔能夠鍛練魄力。「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到頭來無非「增益其所不能」。能具此種眼光，自覺責任艱鉅並非可憐的事。倘若我們能夠欣然

把牠擔起來，讓自己的魄力因而獲得增長的機會，將來回頭一看，今日的重擔實在是天賜的厚惠哩。

四

我們在社會做事若想有超卓的成效，除了「任勞」之外，還要能夠「任怨」。遭受誹謗，勿介於懷。外間批評之來，我們先要細察其內容，有些批評是很有價值的。即如知己朋友指出我們的錯誤，使我們處事待人知所改善；或對某事經驗獨到的人，指摘而非出於惡意，做我們借鏡察覺自己弱點而知所補充。對於這類的批評指摘，如果一概掩耳不聽，無異宣判自己前途沒有長進。

可惜我們日常所受的批評，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建設的；其餘大部分，由經驗而知，都沒有什麼價值。我們周圍的人，許多神經過敏，口快舌快，或更暗懷嫉妒的。此等人總會發出吹毛求疵的議論，或尖酸刻薄的批評。我們所做的事情愈有成效，攻擊誣謗必然愈多。如果我們讓那些流言擾亂我們的心，便是上了大當。為求工作有成效，既然

必須寧靜以致遠，我們就要訓練自己任勞任怨，置毀譽於不計。積長久痛苦經驗之後，林肯說出幾句話：『倘若我要盡讀報紙對我的攻擊，勢必沒有餘剩的時間與精神去辦事，這辦公室就只好關門了。我盡我所知而認定最善的方針，盡我所能的幹去。我就這麼的拿定主意直幹到底。倘若結果是錯的，那就十個天使讚我好於我無益；要是將來結果是對的，即使現在人人說我壞話於我亦無損。』

喜聞褒獎畏聽譏議，這也是人之常情，不介懷亦非很易辦到。然而我們若要把自己提到常情水平線以上，就不能不努力訓練自己，不讓那些流言積滯腦中，要像兩點落在玻璃窗，隨灑隨溜，不阻其透明。須知誤會勢所必有，我亦無法盡使人人都滿意。一個人能夠養成寬宏的風度，心可無疑譏亦安。

人生路程你將走得慢，

倘你常去打聽旁人說什麼；

何必自己找麻煩，

長舌的人世上本來多，

他們要講。

倘你主見堅強他們說你太囂張，

倘你態度和藹他們又說你偽善；

不要生氣也不要發慌，

行其心之所安，莫伸辯，

讓他們講。

認爲是處幹去罷，

說什麼人言可畏？

有人稱讚自必有人罵，

多聽光陰虛廢。

隨他們講。

五

還有一種方法，能夠幫助工作成效增進的。我們要把工作支配，設法勿使欠債，那便是不常把事情做了一半而擱下，因為心裏倘有未了的事牽掛着，亦會引起煩擾的情緒。要是我們能夠跑在工作之前，不欠工作的債，自覺能力綽有餘裕，成效自然增進。

比如一個人正在做着一件工作，朋友來叫他去打球，他猶疑一會終於勉強把事情擱下，留待以後續做。可是因為腦裏記掛那件工作，打球心不在焉也就缺乏趣味。又如一個母親要寫一封重要的長信給女兒，開了頭却留待次日續寫，那天晚上却半醒半夢的，老是記着那封信要說的事。這類經驗我們誰都有過罷。未完的手續和未盡的責任，會緊

壓我們的心思而擾亂我們的寧靜。並且工作拖延的習慣也和欠債一樣，勢必愈欠愈多愈還不清。到那地步整天忙於追趕工作，彌補尙感不足，那裏談得到增進呢？

若要糾正這種局面，惟一的方法便是跑在工作的前頭。你愈能在前頭跑遠幾步，工作就愈不容易趕過你，因為你心裏從容不迫，做起事來愈覺有勁。你說你的工作積欠太多，無法追補了嗎？許多人比你更忙的却也辦到。何不關起門來，埋頭一日或一禮拜，一股氣把工作舊債還清，以後就跑在工作前頭了。從前柯立芝（Coolidge）做總統時，有個人去謁見他，持有特許證直入總統辦公室。未到以前心想總統事繁，辦公桌上必定堆滿未批閱的公文，未簽押的信件。不意進去看見桌面乾淨，片紙不留，總統悠然站在窗下。事務繁多吧，當然！不過柯氏善於跑在工作的前頭，所以不覺緊張，柯氏從政有態度沉靜頭腦清楚的特長，這與工作支配的祕訣很有關係。

六

保持內心寧靜的方法，最重要的關鍵還是排除畏怯。事忙的人最怕的是什麼？不是

怕死。忙人沒有空閒爲長遠耽憂，甚至忙起來連將來身體安危也不暇顧慮。他們所最膽怯的是怕事情辦不妥。當前的重任我負得起嗎？我的體魄腦力應付得來嗎？我若應付這些難題，能不失眠而致神經衰弱嗎？這事情我到底有能力辦成功嗎？事忙的人常被這些疑問所攪擾，他們所最怕的是自己。

一個人對自己不信任，便無從而得寧靜，更無從增進工作的成效。怎樣破除憂慮，前章已詳談過，在此可舉出最簡單的方法，便是看看別人怎樣幹去——事情比我們的更繁重，處境比我們更困難——別人做得到的，豈獨我做不到。這一點念頭，往往就足以提醒我們的自信，消除懦怯與躊躇。

幾年前太平洋某郵船船長對著者講過一個偷渡的故事，有一個人潛匿在他的船上，竟能由澳洲搭到加拿大。郵船頂層吊着十六隻救生艇，每隻艇裏儲有多少淡水餅乾和罐頭牛奶。照例每次行程完了的時候，須將各艇整理並將食物更換。某次該輪回到加拿大，水手們發覺有一隻救生艇有人住過，水箱撬開了，餅食也喫光。艇裏留下一些香煙頭

，一件破衣，並有一個日曆，日子逐天劃過的。另有一些丹麥文的字紙。由於這些蛛絲馬跡，郵船職員彷彿做偵探小說一般，把那偷渡者歷盡艱辛而成功的事實連貫起來。情形是這樣的。

有一艘丹麥的輪船到了澳洲的雪梨埠，把貨物卸下，同時辭退了幾個船員。其中一個水手既已失業就決意到加拿大去謀生。某禮拜六晚上他靜靜的偷進郵船，上到頂層，藏身在救生艇裏。隨身帶着一件替換的衣服，一些香煙，一個日曆。每過一天在日曆上劃去一格，藉以計算何時到達。他躲到救生艇後不久郵船便開行。行程一共廿二天，航線經過赤道。試想烈日當空，曬着那帆布蓋住的救生艇，躲在艇裏的如何忍受！雖然黑夜裏他可偶然偷爬出來，白晝也得把艇邊帆布稍爲揭起透透氣；可是那麼酷暑天時，鬱在裏面即使一個鐘頭也不易受，他却挨過廿多天。終於在船到加拿大的晚上，靜悄悄的溜上岸去了。郵船職員偵察出這種情景，不禁嘆服那偷渡者不畏艱難而成功。

你躊躇膽怯嗎？你耽憂肩頭的重負擔當不起嗎？看看別人罷——事情比你更忙的，

年紀比你更老的，處境比你更困難的，他們都有把握，他們的工作很有成效。別人做得到的你也做得到。

第五章 如何對付敵我者

一

前不久我（本書著者）接到一個不相識者的來信，他讀過我的一本書，頗爲暴躁的說：『我告訴你，你們耶穌教的傳道人都是蒙着羊皮的豺狼。你們的禮拜堂和遊藝場跳舞廳一樣可笑，除了異性藉端聚會之外毫無其他意義。你們大言不慚的說：「信者可免死亡，」這話簡直荒唐。你們說只有上帝可崇拜，其實我們應崇拜的是科學，現代思潮，飛機，汽車，摩天樓。宗教是麻醉劑，你們傳教的人只會說鬼話！』

世上只有宣教士纔會受人詆譏攻擊的嗎？決不是！任何人只要在社會與人有關的都免不了。拿通常的醫生來說罷，如果病人醫不好，或好得太慢好得不完滿，那醫生十之八九要受埋怨：爲什麼他不用較適當的藥？爲什麼他不和別的醫生商量一下？又如管理銀行的人，爲了顧慮儲戶存款的安全，不敢濫行放款，對借款者須嚴爲查究或致加以拒

絕，也很不容易見諒。講到從事政治的人所受攻擊譏諷，比起來宣教士所受的就太輕了。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林肯在葛斯堡戰地宣讀一篇簡短的演說，追悼解放黑奴之役爲人類平等戰死軍士。那篇演說流傳現在被認爲英文詞章的傑作，然而當他演說的第二天，好幾家反對的大報紙的社論加以譏罵，竟說：『總統的傻話我們領教過了，不值一駁，只好當牠是廢話罷。』譏諷攻擊，實在是投身公共生活的人常碰的釘子啊！

其實不但投身公共生活者如此，就是個人日常在家庭之內，朋友之間，亦常常有同樣不愉快的遭遇。許多人爲了小事吵嘴釀成莫大苦惱，更有冤冤相報結成世仇。對於指責誹謗，若不善於應付，遺害實在不小。

然則欲求善於應付，有什麼祕訣呢？

二

每逢外來攻擊，足以使我們生氣，或足以使我們不高興的時候，我們要提醒自己認清一種事實：有許多攻擊是可以，應該，並且必須淡然處之。如果我們讓牠擾亂內心的

寧靜，或阻礙工作的心思，就是上了牠的當。舉例說，有種攻擊是由於未明真相，開頭節錄一封信就屬於這一類。由於一知半解，不分皂白而發偏激的漫罵，就可以而且應該不加介意。另有一種攻擊出於嫉妒。這裏一個婦人，有着美滿的家庭和活潑的兒女。她左鄰住着一個沒有結婚的女人，右鄰住着一個婚後不幸而離婚了的女人。這種鄰舍間不歡洽是不希奇的，兩個在婚姻生活上不遂意的，每每不知不覺中對那幸福美滿的表出敵意的態度，或發出使人莫明所以的誹謗。遭受者就不應該當得太認真，經過分析明瞭之後，大可以不當牠一回事。

還有一種攻擊，是由於被責罰被管束而發生反感。一個人既想以嚴厲態度導人遵守紀律，而不許人有絲毫反感，可謂太不懂得人類天性。既知不喜歡受管束是人之常情，遇着反感就不必大驚小怪。大約二百五十年前，英國牛津大學聘了一位得力的教務主任費博士 (Dr. Fell)，他就任後積極改革校風：不許學生曠課，提高考試標準，把幾個搗亂分子開除學籍。這樣的先生自然難得學生的歡心，有個淘氣的學生寄他一首詩，到現

在還有人引爲笑料，詩曰：

我討厭你，費博士！

什麼原因我不知，

反正事實確如此——

我討厭你，費博士！

那教務長看了要生氣嗎？當然不必。他既要嚴厲整頓校風，討人憎厭是意中事。

三

除了對無意識的攻擊不介意外，我們還要保持冷靜的頭腦，把反對的分量估計正確。有些人一遇批評，自己就失了判斷能力。聞得一個人詆毀他的著作，就以爲人人都不接受，其實也許絕大部分讀者讀而獲益。有人偶然聽人轉述朋友說他的壞話，就對那朋友生惡感，殊不知所謂壞話，有時並無惡意只是談笑中無心而說，有些壞話，別人今日說出明日就懊悔。從第二第三人複述的話，可信的成分要打折扣。如果我們能保持冷靜

頭腦，不致張惶放大，把實際分量看清楚，即此一點，便可省却一半的爭罵，省却一半的煩惱。

從前波士頓某報紙有一次登載一段新聞，敘事有點錯誤，那段新聞的關係人跑到 Everett 博士的家裏立即求見，來得非常認真，盛怒得像發狂一般，來商量怎樣對付那報館。要該報登大幅啓事道歉呢？還是向法庭起訴要求賠償名譽損失？伊博士說：『你和我商量怎樣對付嗎？照我看來最好的辦法是置之不理。買那天報紙的人，有一半並未留意到有關於你這一段新聞，見那段新聞的人有一半沒有工夫讀牠，讀了的人有一半對那事情殊不了了，明了的人有一半不信以爲真，信以爲真的人有一半是與你不相識，彼此不相干的人。』這麼估計一下，就知道實際分量不過如此，雖然有不妥之處，却不致於過量的自己嚇自己了。

四

除了具有上述兩種觀念之外，我們更要盡量的寬恕，要把我們酸苦的復仇意念加以

瀟灑。何以要這樣呢？因為即使在情理上對方是可恨的，然而懷恨的意念對我自己的心性有大傷害。最愛親朋亦難免有對我不住之處，我若常記在心，胸襟日趨狹窄，就會覺得天下無可恕之人。我們的腦是一副很幼細的機件，如果不停的讓那忿恨的意念刺激牠，牠的機能必因此而發生障礙；如果我們讓心情的火藥不停的爆炸，人生的恬悅必大受毀傷。在衝動的時候，我們也許能制止拳頭，但恐不能制止舌頭，此時說出的話後來往往有不能收回的懊悔。「饒恕他人七十個七次」——耶穌的見解是透徹的。因為一個人除非把原諒寬宥養成習慣，除非能把懷恨意念瀟灑乾淨，與人相處就必無安全愉快的日子。

你也許說，過得去的事情不成問題，可是有些太過使人難堪，沒有方法不記在心裏。讓我們聽聽一個黑人難堪的經驗。從前有個黑人鍾氏 L. Jones，他有機會受教育，在白人的大學畢業，可是他不忘記困苦中的同胞，決心去辦黑人義務學校，經過八年辛苦工作，一區黑人的知識程度提高不少。有一次他遇着毫無理由的苛待，險些兒送了性

命。

有一晚幾個白人無賴，喝得半醉，要尋些殘忍的開心。剛巧鍾氏從那裏走過，那班流氓就把他捉住，用繩子勒在他頸，要吊他在樹上。行刑之前戲問他有什麼話要說，鍾氏只好鎮靜地告訴他們，自己是做教員的，八年來主辦黑人義學，現在還要多辦幾間。那個主動着要吊他的流氓，聽了自覺不好意思，靜靜的走了，其餘的也跑掉。鍾氏也就把頸上繩子解脫回家去。後來有人問起他對那侮辱和危害作何感想，他的回答頗有意思：『我爲辦學事情忙個不了，倒沒有工夫去想牠，事過後也沒有開心去計較。』他把別人無端加害和侮辱寬恕而且忘掉。別人做得到的，你我也該做得到。

五

消極的對別人惡意不加計較，在對付敵意方法上只能算做了一半，我們還要進一步把仇敵改轉成爲朋友。我們得細心學習怎樣轉移他人的觀念，使惡意變爲好意。這種希望可能辦得到嗎？

當然我們知道別人的意見如何不能相強，有些人的友誼是無法獲得的。上面談及牛津大學一個嚴厲的教務長，顯然有一部分學生討厭他。那家庭幸福美滿的婦人，對於懷着嫉妒的鄰舍亦覺難獲好感。即使做人好到像耶穌，他生平也有許多仇敵，至死無法感化。我們不能奢望人人對我有好感。世上從來未曾有過一個獲得完全贊同的，將來也不會有。我們不妨承認有些仇敵是無法改轉的，可是我們要知道，大部分的敵人並非如此。許多忿恨可以消滅，許多攻擊可以解除。與我對敵的一羣可以逐漸變小，了解我者可以陸續擴增。人類長久經驗證明這見解是對的，並且啓示着克勝敵意的善法。

第一步方法是很淺的。我們要自定一條規則，不在旁人面前說駁斥的話。有機會時儘可直接對敵我者本人說，背後的指摘有損無益。何以故？因為在任何社會裏，都有些人專愛拿人家的爭執當趣談，專門搬弄是非。有時所搬的不加不減，但大多數妄加忖測，推波助瀾。好搬是非的人有種奇怪心理，彷彿見人鬧得愈糟愈有趣。往往因此使原本消除了的惡意重新燃起，還加上許多新的誤會。所以我們要謹慎，如果想望敵化爲友，

就不要在人前說他的長短。在彼此猜疑和挑撥的空氣中，善意的友誼是無從建立的。從前李將軍 (R. E. Lee) 在陸軍大學時，有個級友對他生了惡感，不但學生時代詆毀他，就是畢業彼此在軍界任職之後，對李氏的功績人品仍不住的大施攻擊。有一次有個兩方都相識的朋友問李氏對那某人的意見如何，出乎意料的，李氏對他稱讚一番。那發問者說：『也許你未聽過他在外邊批評你的話。』李氏很巧妙地撇開是非：『你並沒有問他對我批評如何，你只問我對他的意見罷了。』李氏這麼一答，使想撥是非的人找不着可搬的材料，自然可免誤會之上再加誤會了。

想要化敵為友，有一點我們要記得：人們的見解有時會自動改換的。我們常以為敵我者都是頑梗的怪物，這種猜想是錯的。敵我者也像你我一般總有多少情理而非呆板不變的。在我們料不到的剎那間，他們許會發覺從前的見解錯了，因而覺得對我們不住。你我與人相處也會有過「今是昨非」的感想，別人對我們亦當然同樣。許多昔年的惡感，經過相當歲月乃覺原屬不必，大家見面付之一笑。或因職責關係，逼着要利和向日不睦

的人共事，相處接觸起來，倒覺其人可有可取處，大家又了解起來。由於種種原因，人間惡感常有消除的可能。事實上許多從前彼此過不去的，一旦了悟，往往成爲特別知心的朋友。

紐約反省院某次新收進一個年輕的女犯，使管理人幾乎無法處置。院長平日對於勸服犯人頗有把握，可是這個新來的女子蠻頑之極，發起脾氣來什麼都不聽。有一晚脾氣又發，咆哮叫嚷，毀物踢門。院長到來耐着性子對她說了許多話，也不能使她安靜。她鬧得全院不寧，照例只好用銬鐐把她鎖起。這待遇使她更發狂，嚷得更厲害。院長話也說盡，一時心裏煩悶，不覺落下淚來。那女子希奇地問：『你爲啥哭起來？』『因爲，孩子，我沒有方法使你安靜，沒有方法使你知道我想你好。』經過一陣沉默，那女子換過新的語氣說：『我從未見過人家替我落淚的。怪難過！把銬鐐拿去罷，你再也不用擔心我難爲你。』人類的情感是會轉變的，轉變得奇妙莫測，如果我們出於真誠的想望化敵爲友，我們就不要忘記這點心理。

由此我們窺見耶穌所主張的對待仇敵的規律是出於智慧。他的規律便是無窮盡的溫情，不厭倦的寬宥，和長存在的善意。不論他人怎樣的對我不住，我常準備着饒恕他；別人雖懷惡意，我仍保持仁厚。勿以惡勝惡，須以善勝惡。何故要如此？因為在料不到的剎那間，敵我者許會回心轉意。即使現在，那和你失了感情的人，也許已經開始轉念，只等你打個善意的招呼，就欣然回到你這裏。

我們今天再見面，

經過了多麼酸苦的幾年！

我們再見了，裝着不見嗎？

啊，向我伸出你雙臂罷！

我要把過去的一切都忘記，

重投你懷裏，像個不會銜恨的孩提。

第六章 在困難當中做事

一

從前有個黑人名海士 Roland Hayes，命運賦與他優美的歌喉，同時命途堆滿了困苦。十二歲時父親死了，母子兩人衣食無靠，童年便得做工謀生，入校讀書在他自然談不到。

十五歲以後，他發覺自己頗能唱歌，心裏幻想遲早得找個機會去學音樂。十九歲他開始半工讀的受些學校教育，有時在餐館俱樂部唱些小曲，可以略得酬金。在俱樂部遇着一個人頗賞識他，答應如果他能到波士頓來謀生自立，就可以稍為幫助他獲得歌唱的訓練。一九一一年海士終於跑到波士頓——廿四歲了，人地生疏，一個窮光蛋；就這麼樣的，踏進他生平最艱苦的階程。

他在一間旅館找得一個侍役的職位，每週工資七元，於是接了母親到波士頓來住。

免強可住的房子每週租金去了四塊半，剩下兩塊半，兩人的衣食全賴這一點錢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海士每天用餘暇的時間去學唱歌。

他的奮鬥到一九一七年而達高峯。經過長期躊躇，背乎朋友的勸告，他打定主意租波士頓音樂大堂開個人演唱會。後來那個演唱會賣座果然很成功，他的歌唱才藝也就受了公認，一躍而為歌壇名人。可是這結果在未開會前無從預知的，事實上在未開會的前一天，那演唱會能否開成尚有問題。爲了租用大堂規定要預先交付八百元，海士必須預早賣票集資。他買了一架舊的打字機，親手打了二千封信，寄到遠近的音樂愛好者，請求贊助。假如接信而寄錢來買票的數目湊不夠八百元，那演唱會只好取消。這點海士在開會前毫無把握，他只是盡力準備，一面天天練習歌喉預備登臺，一面要親自宣傳售票，成功失敗之間，情形殊屬緊張。在困難當中做事——海士應付這問題。

或遲或早，在某種情景之下，我們會遇着同樣的問題。有一天，我們也許在極度殘酷困苦的景象當中，去做一點關係重大的事。我們看看大文學家本仁 John Bunyan 的

經驗，一六六〇年他被判處十二年監禁，在他進監牢幾個禮拜後，決意開始寫作「天路歷程」。一個作家要寫鉅著，原本需要許多鼓勵，而他的處境却是那麼殘酷。在他自述中，曾提及當他開始寫作時的處境和心情；『和妻兒告別的時候，簡直像肉從骨頭撕下一般痛楚；這不單因我太疼愛他們，更爲了我想像得出，一旦我離去之後，那可憐的家庭將受到怎樣的無依之苦。我特別惦念着我那盲了眼睛的兒子，當我想到他苦上加苦的時候，我的心簡直碎了。』在困難當中做事，本仁善於應付。處在那絕望淒涼的境地，殘酷傷心的情景中，他開始寫作那不朽的鉅著。

二

假如你今日正要應付這問題；假如你要做事，而環境不但無助而且有阻；假如你正在需要鼓勵而情景反叫你傷心。在不稱心如意的景況當中，你將何以求勝利？在困厄當中，你將何以保持做事的力量？

我們想達到能夠應付的目的，就有兩個步驟要實踐。第一步我們要制止自己不再去

分拆自己的痛苦。一個人遭遇不幸時，心中自然而然地思索不幸的原因。有時這種思索是有益的，大多數却屬有害。這種追想會引起自怨自憐，和於事無補的懊惱情緒；因而陷於頭腦昏亂神志頹喪的境地。人生有許多悲苦的際遇是無法解明的。我們只能忍受，把握，漸而把牠淡忘。我們一旦明白這點真理，只問如何支配人生，而不枉費心力去解釋人生，應付困難便第一步的勝利了。試看大文豪史蒂汶生 R.L. Stevenson 給朋友的一封信所敘及他的情景：『十四年來我沒有一天真正的健康。早上帶病醒來，晚間帶倦睡去；白天我工作。能夠起身我就坐在桌邊寫，不能起來我就躺在牀上寫；忍不住咳嗽時咳完再寫，乏了歇一會又再寫。日久也就慣了，並不怎麼不好過。我知道我的戰陣還未完，我的戰陣是病榻和藥瓶之間。』史蒂汶生能夠解釋他的悲慘的際遇嗎？無從解釋。他對自己命運不去加以解釋，只是集中心力去應付。這是他所走的勝利之路，也是我們所該走的勝利之路。

我們想在困難當中做事，更要制止自己莫存與人易地的念頭。這也是普通心理，每

當自己處境困苦，就會羨慕別人稱心如意。如果我不用自己發信售票，能夠專心練唱，事情就好辦了；如果我不用心籌款交租，一心一意準備歌喉，事情就容易了。這種念頭在腦中發生，藏着絕大的危險；牠會偷去你做事的實力，引起毫無補益的自憐與懊喪。命運逼着你要在困難當中做事嗎？你覺自己處境之苦而妒羨他人稱心如意嗎？破除這種觀念！否則他會破壞你求勝利所必需的力量與自信。

每逢柯理先生街上過，

我們站在路邊望着他；

看他態度閒逸又溫和，

一表斯文多麼的瀟灑。

他的家財比得上王侯，

他有學問詩書讀個飽；
做人像他該沒有憂愁，
這般福分幾生纔修到！

我們做工朝晚不得暇，
三餐一飽沒有好小菜；
柯理先生竟然有一夜，
用槍射穿自己的腦袋。

我們何必妒忌或羨慕柯理先生！他也有難言之苦，他也是處境於困厄之中！

三

我們觀察那些能在困難當中做事的人，就知道他們還有一種堅強的見地，明瞭我們

每個人在心靈上和肉體上，都儲藏着充分的實力，能使我們做起事來勝任愉快。

哈佛大學醫科教授嘉農 Cannon 博士曾發表一篇言論，凡自覺能力不夠或有缺憾的人都值一讀，他寫的說：『建築工程師計劃一間屋宇時，他估計各部所需的支持力；並不是僅能支持便了；他要將必須的力的數字乘三倍，或六倍，有時竟至二十倍，使那屋宇建成之後，雖遇狂風暴雨或其他震動，依然站立得住。這種多加的力在建築學上稱爲「安全的餘裕」。我們人體的構造又如何？各部支持能力僅足支持呢，抑或留有餘裕以待意外之需？』往下嘉氏蒐集許多事實，這些事實是根據多年人體組織學研究所證明：『一個常人的血液，所含糖與鈣的分量，爲必要的分量之兩倍。循環器官有充分的安餘裕，比如心臟，平常搏動有一定的快慢，每一搏動輸送定量的血液；可是在必要時，心臟的搏動能夠加快一倍，每一搏動所送出的血量亦能增多一倍。心臟是儲有充分餘裕能力的。』

嘉博士又提及兩種內臟，爲常人所不大明瞭的：『人體內工作最忙而功用奧妙的器

官可算是肝臟，沒有牠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健康；可是事實上一個人的肝臟可以割去四分之三，於身體狀態沒有影響。還有脾臟的分泌，在生理作用上亦不能缺，而脾臟可以割去五分之四亦無礙。人體所必需的胰分泌，胰臟產量五分之一便夠了。『嘉氏引到結論，值得我們記牢：『人體各部官能，爲了保持整個生存的安健，儲有充分的餘力——抵抗，修補，和各方面備而待用的功能。當我們受了侵襲而感到虧乏的時候，我們要知道，保障和自療的能力早已儲在我們身體裏，只要接到輕微的警告，那些能力便會立刻開始活動。』』

身體的情形如此，當然的，智能和靈性上亦同樣儲有餘裕的能力。文學家本仁在獄中，焦念家人心痛如焚，看來無法集中精神寫作；可是當他開始着筆之後，創作能力如泉水湧出，一段一段的，鉅著逐漸寫成。歌唱家海士經濟困乏，在擔心和煩忙當中，看來難以充分作歌藝上的準備；然而他所必需的能力因他的需要而增長，開會的晚上他唱得從來沒有唱過那麼好。你在困難當中做事嗎？你現在奮鬥而環境太苦嗎？勇氣！你的

體魄和腦筋不是造來優遊歲月的，你的精神不是造來適應安逸的。你是生來準備擔得起常情以上的重擔。當那些艱鉅壓下來的時候，你毫無畏懼之必要。擔當起來罷，在你生命裏面，本來就充分的儲有備而待用的餘力。

四

還有一種方法，足以幫助我們在困難當中做事的，那便是我們要把生命的各領域劃開，使每一區互相隔離。我們每個人都有多方面的責任，各種不同的關心，可以劃分許多區域。

拿一個正在創業的青年來說罷，他的事業無疑地爲他所最注重的，因爲事業如果失敗就一切生活都受影響。事業之外，妻兒也是他所極端關心的。除了這兩種主要的關懷，他還有許多事情放在心裏。自己父母的近況，兄弟姊妹的處境的可喜或可憂，遠近朋友的情誼，職業以外社會團體生活的興味。凡此種種，都是他整個人生所劃分的各區域；像一隻船裏面分開許多大小不一的艙房。倘若這青年的際遇並不件件如意，他就需

要一種本領把各件隔開。他要在各區之間築起堅密的牆壁，和水洩不通的閘門。如果那青年能夠築造並且善於利用這些牆門，他就可以由事不如意的一區跑出來，把不如意事關在那裏邊，自己進到別區域去安靜地做起事來。如果他不曾運用這種方法，偶然一部分發生不如意，就像一區水管破了，勢必汎濫到別區，以致全個領域遭淹沒。

把各方面生活區別分隔，許多人具有這種本領，他們的人生就鎮定不凡。前幾年有個著名醫生，某次應醫學會之約出席作重要演講，正在開會那天他的兒子發生急症，臨時要施手術。手術無效，中午的時候那孩子便死了。午後那醫生趁火車赴會，當晚出席把他起草了的演講稿宣讀。散會後有些朋友頗覺他神色比平日略為憔悴，問起來然後知他的愛兒在幾個鐘頭以前死了。幾千年前一個希伯來的先知也有同樣的經驗，以西結書上寫着說：『晚上我妻去世，第二天早晨，我去做我所受吩咐的事。』爲什麼他們在這種情景中而能做事？皆因他們能把人生的各區域隔開，不讓悲哀或煩惱由一區汎濫到別區。以西結有這種本領，那失了愛兒的醫生有這種本領，你我若能訓練自己去把持自己

的感情，也可以養成同樣的能力。

五

還有一點，爲在困難當中做事的人所須注意。我們常要找些時刻，作獨自靜默的修養。我們要學習悠然靜止的藝術，不單是體力的靜止，還要使精神超脫擾攘，從休息而恢復其功能。人體的構造也有這種祕奧，讓我們再聽哈佛大學嘉農博士的解說罷：『人體各器官並非不停地工作的，即使在醒着活動的鐘點，肌肉和腦經都有長時間完全寬弛靜止的。拿心臟來講，通常人人以爲心臟是日夜不停工作着的，其實牠每次搏動之後都有相當時間的休息。以正常每分鐘搏動七十次來算，廿四小時內實際工作不過九小時，一天之內心臟有十五小時的休息哩。』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能使心神獲得最有效的休息？通常許多人用消遣當作休息，實則許多所謂消遣是繼續消耗精神的。耶穌對於人類天性了解極深，他曾對門生指點出一種奧妙的休息——『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祕奧中的父。』注意他說關上門，

那便是與一切外界暫時隔離，對事對人暫時撇開，作完全獨自靜默的修養。由於這種修養，耶穌造就超凡寧靜的品格，大有泰山崩於前而神色不變的氣概，因此他雖然一生遭受橫逆，却有豐滿的能力應付一切。你被逼着要在困難當中做事嗎？你所處境地殘酷緊張嗎？那麼你就更其需要用獨自退修的時刻，舒展你的心神，恢復你的魄力。沒有這種靈修，你的生命會日趨枯竭；常有這種靈修，你將獲得——從自己本身，更從超乎本身之上的上帝而獲得——一種寧靜，明澈，和堅毅的力量，使你能夠擔當一切。

第七章 怎樣使缺憾變爲美滿

一

「做人好像划小舟於風波蕩動的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些波浪尙無大礙，有些却能使小舟覆沒。舟中人要一一應付過去，否則有滅頂之禍。他要看準浪的來勢，用適當的手法去處置——落槳深淺，腕力大小，都要恰到好處。如果他辦不到，無情的浪滾來的時候，他就完了。」上面一段話，是一本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一部書裏面所描寫的，那時總算太平盛世，比較起來，今日的世界充滿恐慌擾攘，我們今日划舟所在的湖，驚濤駭浪來得更大了。

在今日社會裏，人們所想要的得不着，不想要的又偏偏堆來。差不多每個人都感着缺憾。怎樣使缺憾變爲美滿，成爲人人所欲解答的問題。

這問題許多人無法解決，許多人走錯步驟，最普通的是消極的逃避。一個青年感覺

職業不稱意，不耐煩之下丟走了；一個女子感着婚姻不滿意，用離婚來求逃避。有些人似能與環境調協了，實則表面屈服，內心恨恨終日。這種人心裏憤懣增積，終有一天精神爆裂。我們不能否認現實，我們的處境的確不能叫我們滿意。問題却是：我們要怎樣的把生活與環境加以調整？

二

調整的第一步，我們要接受——外表與內心同時接受——我們的不幸。我們要制止自己勿再與我們的缺憾執拗；我們要無言地向牠投降。我們要承認，有些缺憾爲我力所不能挽救。心愛的丈夫死了，做妻子的無法使他復生；女婿性情怪僻，做岳母的就只好承認有了一個性情怪僻的女婿，我們惟有承認現實，不去和自己力所不及的缺憾執拗，然後可以把自己從憤懣中釋放出來，獲得內心的寧靜。由於這種寧靜，往往能夠克勝——至少可以減除——那缺憾的壓迫。

爲什麼這種步驟常人難以實踐呢？原因是當我們年輕時所受的教訓，對付困難的方

法是奮鬪把牠擊退。這種思想對青年人的確適合的。青年時期所遇的難題，多半沒有長久性，往往可用勇氣實力把牠擊退。可是年歲漸增，人事日漸繁複，情景就不同了。在我們周圍，囚牢堅壁逐漸形成，那些堅壁往往非我力所能推倒。不問甘心與否，我們也得在那囚牢之內活下去。我們勝利的方法，不再是推倒堅壁，而是承認牠的存在。我們要有這種投降的勇氣，然後可得內心的沉靜，然後能進而謀如何制勝。

有一種平安出現於悲哀之後，

是投降了的安寧與靜寂；

那平安並不在乎瞻望着前頭，

且回顧狂風暴浪已停息。

那平安是犧牲所產出的自由，

矛盾不再糾纏於我心裏；

那平安並非伊甸樂園的優遊

是密西馬尼園中的勝利。

三

我們把自己無能為力的缺憾承認之後，就要進一步叫自己看出那缺憾的分量與比例。這步驟往往使我們發覺，那缺憾雖很嚴重，實際上只遮蓋了我們人生領域的一部分，其餘部分依然是光明的。悲觀的人的錯誤往往因為分不出分量和比例。他們為了一方面的不稱意便認為一切都不行了。那是多麼淺白的錯誤！假如你財產失掉，今後要刻苦節儉，生活大不如前，可是你有許多方面與未貧以前沒有什麼分別。你的技能，興趣，友情，依然尚在。囚牢的牆壁只圍住了你一部分的區域。假如你的家庭幸福的美夢破碎了，可是周圍還有許多人愛敬着你。與其為失去的人而感傷，何不留此心神照顧存着的人呢？還有你自身的缺憾——老年，勞悴，或體魄上的殘缺嗎？不要老是瞧着這一部分

。你的生命還有廣闊的面積，向別的部分你還能夠找着快樂和機會。

大約一百年前，某省孤兒院裏有個女孩名佳信 *Goodfaisa*，他生來體弱貌醜，還駝着背。她進院不久，有個婦人來要個養女，說明是要一個別人不要的。院長立刻叫佳信來，那婦人一見她可憐的樣子，就伸手抱她說：「孩子，你正是我所來要的。」往後佳信的生活開了新的一頁。

四十年後，該省政府派出的兒童事業調查員，在巡訪報告書裏有這麼一段話：「今天訪到某鎮一間私立孤兒院，潔淨的房屋裏收容着二十個小孩，個個非常活潑快樂。我和他們一起喫晚飯，飯後大家在廳子裏唱歌，一個年紀稍大的女孩彈風琴，其餘孩子們繞着那主辦的婦人的身邊，兩個女孩攀着她的椅子，一個幼童坐在她的膝，他們對她親熱得很。她是一個駝背的中年婦人，名佳信。他的體格雖然如此，可是一見她眼中流露和靄的神采，就令人忘却她的體格了。」殘酷的囚牢牆壁的黑影把她的人生遮暗了一部分，其他部分却多麼的燦爛光明！

四

上述故事，就指出有人確能使缺憾變為美滿。那個收佳信為養女的婦人，自己沒有兒女認為憾事，由於撫育一個棄兒，母性的慈懷得以滿足；佳信自身的缺憾是無法挽回的，可是她也在悲慘中造出光輝的前途，做了廿個孤兒的愛顧者，她到晚年即使自己有兒孫其快慰亦不過如是。目前的缺憾雖然來得重大，前途的明暗還是由我們自己選擇。雖然看來我們似乎都是命運的俘虜，其實我們還是牠的主人。

缺憾變成美滿，單是內心主觀覺得如此嗎？從客觀方面說，一個人能不為命運所困，實事求是的克勝缺憾而有所建樹嗎？人類長久的紀錄指出答案。世上許多人有某方面的缺憾，偏偏就在那方面有偉異的成功。我們且看看近代英國全國人士所敬愛的彼爾遜

Arthur Pearson。

彼氏生於一八六六年，出世便有眼病，成年之後每況愈下，自料在未死以前雙目勢將失明。一九一三年完全盲了。人過中年陷於這種缺憾之中，還有什麼光明前途可言？

還有什麼事業可望成就？

第二年歐戰爆發，不久倫敦附近的傷兵醫院裏添了許多壞了眼睛的傷兵。有一天彼爾遜接電話，傷兵醫院請他馬上去。原來有個年輕的兵眼睛毀了，當醫生告訴他終身盲目時，他就發狂叫喊，醫生看護都沒有辦法。他們想起彼氏，一個盲了的人也許有話能勸盲人安靜一點，因此請他來一趟。彼氏從醫院回家，心中恍然悟出一件可以畢生致力於的事業，他開始策劃盲人院，政府贊成開辦，就叫他去主持。歐戰四年間，那盲人院收容盲兵一萬七千餘人。除學會凸字外，他們每人都習一種手藝，賴以謀生自給。日常生活有音樂交誼種種娛樂，院中充滿歡悅的氣象。常有新來盲人悲憤難忍而想自殺，彼氏親自訪問，拉着他的手對他說：『你知道我也是和你一樣盲了的。』不知多少人因他而獲救出於死亡或顛狂的絕境，不知多少家庭得以保全安慰。一九二一年他去世，殯殮的時候全國人民起立默哀致敬。祭堂掛着的橫額寫着說：「他戰勝了人生的大缺憾」。英國皇后所贈花圈，附卡片親筆寫了三行字：

人生的把握

八四

人生路程，他走完了；

人生事業，他做成了；

人生冠冕，他獲得了！

你現在的景況缺憾悲慘嗎？可是你，像彼爾遜一般，在將來可能放射成功與快樂的光輝。命運也許支配我們今日的境地，我們自己定奪我們的前途。

第八章 做好人是否必得好報

一

以前幾章討論的，多半關於應付身外環境的問題。至於我們內心的矛盾，善惡觀念的衝突，又怎樣解決呢？最近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提出一個很中肯的問題，他寫信給某著名雜誌編輯說：『爲什麼我——或其他有雄心的青年——要誠實？照我看來，善有善報這句話是靠不住的，做人忠實是喫虧的。拿我父親做例罷，他爲人忠誠耿直，開着一間小店一輩子沒有發達。自從我幼年懂事以來，就見他辛勤過日，一家僅免凍餓。現在他年紀還未很老，頭髮却已斑白了，母親也是一樣。她從未穿過好看的衣服，沒有遊過地方，沒有空閒消遣。和我父親同一條街開店的丁先生，他就不同了。歐戰的時候政府禁止店家躉糖，他却盡量買了一批，私藏在地廬底下，等到糖價飛漲，奇貨可居，一下子就賺了大錢。後來他走政界，運動得選任議員，做議員後簡直成了富戶，而我們都知道

議員的薪金並不怎麼大。編輯先生，我想賺錢，想趁自己未老尚能享用的時期盡量致富，我以為用不忠實的方法賺錢比忠實的來得便捷。請問有什麼真確的理由叫人誠實。不要答我說世上偉人都是誠實的。我不要做偉人，我只要享福。」

這青年所提的問題很切實。他並不問做人不誠實是善還是惡，他承認那是不道德的。他的疑問是：如果做好人得不着好報，又何苦去做好人呢？我們怎樣答？我們怎樣能夠幫助他——亦即幫助自己，每當站在是非歧途之前，如何決擇應走的方向？

二

對那青年提出的疑問，回答的關鍵在於一件顯明的事實，那便是在我們每個人的面前，有着幾條不同的路，每條通到特殊的目標，達到某一種滿足地點。這許多條不同的路，我們必須選擇——意識地或不知不覺地——選定一條走去，而達到某種的滿足。每人只能選一條，取捨的自由在自己。

當我們還未選定一生事業之前，真是徘徊歧途一般。上述青年的信中說及他在中學

快畢業了，無怪他感着擇業的躊躇。在他面前有好幾條路都可以走的。比方說，假如他喜歡的話，可以到深山去做着守樹林的人，獨自住在一間木屋裏，喫飽出去逛，不逛就睡覺，儘管睡到夠。沒有鄰里事情打擾他，也沒有養妻育兒的牽累。這種有如東方和尙式的生活，顯然具有清閒的幸福。如果那青年所愛好的是這一種幸福，他儘可選擇這一條路。

第二條可能的路，他可以住在本市專心賺錢。比方說，把父親的店接起來辦，販賣的貨物不問於人有益或有害，一味投機，惟利是視；對公益事一毛不拔，高利放賬從中剝削。這樣幹下去，不久他總會有錢，再幹去不難致富，顯然獲得他的快感。守財奴數洋錢的時候有快感，財閥把資財調來調去的時候也有快感。有了錢衣食享用也得奢華。如果他是絕對個人主義者，他儘可選擇這條路。

可是另有一條路，達到不同性質的快感的。比方說，他把父親的店辦下去，公平交易逐漸推廣生意，或兼辦一些公共服務性質的營業而取應得的酬報。他可以和許多顧客

做朋友，手上有餘裕時對缺乏的人有所濟助。這樣一年年的活下去，他所接近的社會裏必有好些生活賴他改進。這條富於社會性的路，據許許多多人生平經驗所證明，通達到一種深厚的樂趣。如果那青年經過審度之後，覺得這種羣性的樂趣較為久永，亦可由選擇這條路而獲得這種滿足。

做人之所以有意味，就是許多條路任自己選擇。不但職業如此，就是人生觀念和品格的高低，何去何從各人亦有自由。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倘若他認為放蕩的生活有快樂，他可任憑慾念衝動去過活，的確可以獲得一種快意為拘謹的人所得不到。比這種動物性水平線較高一點的生活，便是稍有自制的的生活。這是普通人所採取的生活。在是與非之間，義與利之間，有着善惡的觀念，因而對自己行爲加以相當制裁，或將天生慾求導上正軌。這種具有把持的生活，產生秩序化的樂趣。品格之路不一而足，更有超出常人水平線以上的。

千多年前耶穌說：『如饑渴一般追求正義的人有福了。』所指什麼人？所得什麼福

？那種人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人，這等人冒着任何艱難向前奮鬥，由嚴格的自我把持進於健全的自我發展。他們不但能夠戰勝外來的威脅，更能克服自己動物性的畏怯。他們追求真理，肯爲他人的幸福竭盡心力。他們的理想很高，努力去創造常人以爲不能的進步或改革，爲着遠大目標而奮鬥，一生不倦。這種人生的水準，顯然高出前述兩種之上。這些犧牲到底有酬報嗎？這條諸多困苦的路，到底會通到快樂的目的地嗎？歷史給我們回答。那些非個人主義的人的生平，看來往往不堪其苦，其實他們獲得另外一種的快樂酬報。愛迪生畢生置力於研究發明，往往廢寢忘食地工作，他晚年的時候微笑地對人說：『我生平沒有一天做工，所弄的都有趣的玩意。』醫學家 Lindbergh 自傳裏說：『我自己患過肺癆病，和病菌苦鬪了幾年。這種苦鬪的經驗於我非常有用而寶貴，即使拿印度王子的珠寶叫我換我也不肯換。』耶穌生平爲真理而嘗盡艱苦，可是他對人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得見上帝。』原來高超的人格之路，也通到快樂之處，不過往往非普通人所能見到。

上面談及各種不同的人生之路，既然每條通到一種快樂，任憑我們希求那一種快樂，自由的選那一條路。這裏又發生一個重要問題，各種不同的快樂，在本質上是否相等。假如都是相等的，做人的確不必捨易就難，做好人也就不如做騙子。只是根據人類切實經驗所指出：由歪曲得來的滿足總比不上由正直得來的堅牢，何去何從就值得考慮了。好在從實際事例產生的憑證非常之多，特別多由於走歪曲行徑的人所指出，他們所得的滿足到頭來實在不足取。

一九二二年春，麻省某區郵局有個郵務員侵吞公款，他的手段精密不露痕跡，一連幾個月私吞款數竟達一萬七千元，一個郵務員十年儲蓄亦難得此數，原來做騙子是那麼便當的事！勤儉老實豈非蠢才！那年秋天郵政巡查來到該區核賬，那郵務員恐事敗露以走爲上着，於是挾款私逃，及至政府通緝的時候，這個彷彿具有飛天遁地本領的騙子早已一去無蹤了。

可是事情還未完結。雖然政府無從追究，而那逃犯自己却漸漸的感着苦悶。他以信

用名譽換來的某種滿足，裏面含着無限痛苦。一九二七年春，在某地警署，有一個頭髮灰白容貌頹喪的人走進來，對警官說：『我就是一九二二年某區郵局盜款的逃犯，現在我來自首。』警官查閱五年前政府發出的通緝存案，看看照片，很詫異的說：『你和通緝的照片全不像。』那陌生人苦着臉回答：『我樣子變了；這幾年沒有一天安心，早知如此，我當年就該自首了。』從歪曲的路找着的滿足可靠嗎？不！許多人初以為只要到手就快樂了，不料到手之後，竟又變成灰燼。

這一切都可以答覆那青年提出的疑問。他可以做騙子如果他喜歡，如果他夠聰明儘可成功致富，繁華享樂有他的份。只是人類經驗屢屢告訴我們，這些快樂遠遠不能和高尚人生的快樂相比。這結論並非根據爸媽教孩子或牧師勸人爲善的說話，而是根據歷來人生紀錄而論斷。一個深山獨居者，擺脫人世許多麻煩，一旦看見別人辛苦養育兒女造成快樂家庭，就會感覺自己生活何其孤獨空虛。一個騙子利用別人的信託來漁利，錢到手了，別人也無從追究了，他——像上述那個侵吞公款的郵務員一般——大可以用錢去

博得享樂。可是一旦他留意看看忠實的人，怎樣的受着朋輩的尊重，怎樣的獲得羣儕的信託與敬仰；細察忠實人所得的快感，和自己歪曲得來的快感一比，不由的覺得自己人生崩潰粉碎；不由的悔恨當初把一切去換取這種實不足取的快樂，何其失策了。

在人生的歧途中，每一條路通到一種快樂。然而各種快樂價值並不相等，有些永久長存，有些却是過眼雲煙。

三

若果一個青年承認這些論斷，決心走向高超的人生之路，所達到的是怎麼樣子的滿足呢？克己忘私的人生獲得怎麼樣的酬報呢？在你爭我奪的現代世界，做好人能得怎樣的好報呢？

我們不妨坦白的承認，以高尚人格爲立身標準的人，對於富貴的確沒有把握；事實上大多數要挨窮。歷史上最講求人格的一位，竟是一生貧賤。他的享用缺乏得很，以至有一晚談話中告訴他的朋友說：『狐狸有穴，飛鳥有巢，惟人子無枕首之所。』我們不

要以爲人格之路通到高樓大廈。往往適得其反。那十八歲青年很老實地說「我要享福」，他以爲只要有錢便能享福，原來世上有些幸福爲錢財所買不來，貧窮所奪不去。這些堅牢的幸福，具體舉出來至少有兩種。

第一種是內心清白的欣悅。一個人能夠沒有什麼事情必須隱瞞，沒有什麼事情怕人發覺，這種內心無涯的安樂，只能由人格產生，不能用金錢買得。前幾年某雜誌舉行罪犯心理測驗，向獄中犯人徵求自述感想的文章，其中一個結論可代表大多數的感覺：「俺告訴你罷，要逃過警察的捉拿倒不怎麼難辦，只是自己肚子裏有一種東西老是釘住，釘得怪悶的，和殺頭比起來覺得殺頭還痛快易受。那種肚子裏釘着的是什麼東西，俺說不出。」這種說不出的東西，便是罪犯內心的自咎。任憑他有本領瞞過別人，或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情，而內裏的不清白却像影子一般老是跟着他。能夠免除這種黑影的糾纏，實在是人生幸福的無價之寶。

從人格之路得來的第二種幸福，爲不負羣儕信託的欣悅。試想我們周圍，多少人對

我們存着信心。家人以我的幸福爲幸福，朋友聞我名譽被毀就抱不平代爲辯護，同事把成功失敗倚託我肩膀上，不知多少人仰望着我們，對我們抱着很大的希望。一個人能夠不辜負羣儕的信望，心中欣悅不可言喻。開頭節錄那中學生信中所說，他父親「年末很老頭髮已經斑白」，「辛勤過日一家僅免餓寒」。這就是他父親人生的全景了嗎？雖然生活勞碌，而其爲人忠誠，必定獲得許多知己的推重，卽如獲得妻兒愛敬一樣的足以矜豪安慰。

忠實虔誠的確獲得快樂的酬報。倘若我們失却這種快樂，像千萬不忠的人親身發覺，就是失却人生最高的快樂。如果我們獲得而保持着，這種滿足的價值也就無可比量。

四

人格之路是不容易走的。我們如何可得能力，使我們百折不回呢？

當然爲自身得失估計，就能相當的叫我們不敢放縱；由於洞察各種快樂虛實久暫的分別，爲了最後酬報起見我們也得勉力去走難走的路。然而最大的能力另有來源。剛纔

提及周圍有許多人對我抱着信靠和希望，這些人當中必有大部分爲我所深愛而不願辜負。我們不忍以自己的偷安破碎他們的信賴，不忍以自己的放縱去傷他們的心。你今日遇試誘而感着動搖嗎？你若想念如何不負那些愛你信你的人，你的意志就會變成鐵一般的堅強。

我要忠誠，因爲有人信靠我；

我要虔潔，因爲有人關心。

紐約海口有一座孤礁上的燈塔，許多年來由一個老寡婦掌管。有一天她偶然把她的生活對一個新聞記者談及，那記者告訴了世人。她說：『我做新娘的時候就隨着丈夫管燈塔，起先管的在陸地海邊，那地方風景很好，我在屋外闢了一個花園，種着許多好看的花，那時候實在開心。後來政府命令調我們來管這座燈塔，孤零零的礁石，周圍都是海水。那天下午到來我就對丈夫說：「這地方我住不下去，整天對着海水要悶煞人。」好些時候我不肯把行李解開，後來終於解開，就在這裏住下，到如今不覺已過四十年了。

「有一天晚上，我丈夫管燈受了寒，感冒竟變了重症。他們把他送到醫院去，我留在這兒替他的職守。過幾晚，我從塔窗望見小船回來，心裏暗猜消息不好，果然回來的人對我說：「可惜你丈夫的病太重了。」「你們意思是說他過身了嗎？」我問。他們沒有回答。後來我們把他葬在對岸的山坡。每天早上我從塔窗望出去，遠遠看見他的墳墓。有時候山坡青青綠綠，到秋天漸漸變黃，下雪了便一片白色。一年一年的我眺望着，那靜默的山坡彷彿有事情吩咐着我，我耳邊還聽着丈夫的聲音，對我說那句最慣說的話——「管好那盞燈」。」

老婦人的職守真苦。然而她會忘其所苦，當她每朝望着山坡，聽着她所愛的人交託她的使命的時候。

第九章 怎樣能得堅忍的毅力

一

一百多年前，美國有一個青年名勃來斯葛 William Prescott，天生資質聰明，小的時候記憶力便已勝過常人，纔到十五歲就進哈佛大學讀書了。不料在大學初年遇着一件悲慘的意外，有一天晚上同學們在餐室玩耍，其中一人拿了一隻乾硬的麵包狠力的擲出門外，剛巧勃氏踏進門口，那麵包打中他的臉，一時痛極暈倒。同學扶他起來，看見他的眼睛一隻完全破碎，另一隻也受重傷。往後一連醫治幾個月，日夜睡在黑暗的房间。可是經過好些名醫診治，他所剩下的半隻眼睛，沒有方法可以恢復。

他勉力把大學讀完，畢業後在他父親律師事務所裏工作，可是眼睛常常發痛。有醫生說用海風治療或可有效，他便搭船出外旅行一回。結果不但不見得好，並且比以前更壞。於是只好再用黑房醫治，有兩個月房間裏完全沒有光線，連椅桌牀鋪都看不見，每

天僅有的運動便是室內磨索散步，一邊踱着，一邊伸出雙手，以免身體碰着牆壁或傢具。一個天資聰明的青年，五年前誰不說他前途遠大，現在却陷於半殘廢的境地，度着何等悲慘的歲月！

過了幾年他忽然對人說他打算做一個歷史著述家。朋友聽聞都說他太夢想了。歷史著述不比詩詞可以隨便抒寫，一個半盲的人怎能做這種繁重的工作。講到著作的經驗，以前他只做過一篇論文投稿雜誌，而那篇文章却是被編輯退了回來的。他的志願豈不是太夢想了嗎？雖然旁人看來如此，他自己也明知有種種限制，可是他終於計劃而且開始他的工作。他的第一部著作敘述西班牙歷史，第二部墨西哥，第三部秘魯。一連三十九年繼續工作，到他死的時候完成了十六部厚書，內容清楚準確，國際上公認為歷史的標準著作。那些書是怎麼樣寫成的？

在那三十九年期間，他每天工作六小時；爲了眼睛不能受強光刺激，窗門都掛着深藍的幕，桌燈也加上綠色的罩，書室成爲半黑暗世界。他細聽助手代讀無數的參考書，

把史實記在腦中，在紙上列出綱要，經過一番思考整理之後，把自己的著作逐段口述出來。末了的十年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失明了，心臟也不大健康，有人對他表示可惜，他答道：『你不要以為我就此消沉了，不會的，我的興趣也像我的脈搏一般，比平常人跳得快哩。』

勃氏抱着的是一種怎麼樣的勇氣呢？顯然不是匹夫之勇，不是探險家或金融家把成敗生死拚命一博那種勇氣。他的勇氣是沉着的，持久的——這種勇氣能使一個半殘廢的人在半黑暗的世界，數十年如一日的保持他的自信和樂觀。新約聖經的一個作者說得好：『有人戰勝了死之恐怖，有人戰勝監獄的困鎖。』（見希伯來書十一章）。人生難題發生有兩種不同的情景，應付起來也就有兩種不同的勇氣。第一種是挺身搏鬥，第二種是埋頭苦幹。通常講到勇字多半想到第一種，一個人能夠慷慨捐軀，為一目標而死，確乎難能；可是在另一方面，受了傷痛而能為一目標堅忍活下去，也許比較更不容易。

二

假如你的處境需要第二種勇氣，假如應付方法不是拚命一搏而是沉着應戰，你怎樣能得這種勇氣呢？有什麼祕訣能得堅忍的毅力呢？

倘若我們把許多人的生平細細研究，就可以發覺堅毅勇氣的來源不外兩條件——相信自己的魄力擔當得起目前的困難，看到前頭會有較好的日子。比方一個人被關進監獄裏，他感覺鐵窗風味悲慘萬分，並且無期徒刑永遠沒有再出的日子，心情自然歸於消沉；若果他想身體失去自由雖很痛苦，但是和自己應付魄力較量起來也並不是大不可了的事，或者刑期雖長，總有一天獄門大開。這麼一來，他內裏就發生一種能夠忍受目前任何痛苦的力量。毅力是自信與希望的產品，當我們需要毅力的時候，我們就先要在自己心裏建築新的信念和企望的基礎。

這種基礎的建造，亦有頗為顯明的三種階段。第一步我們要提醒自己：任何複雜困難的局面，改造起來，效力是逐少而繼續進展的，有時明明進展着我們也不察覺，甚至以為停頓，但實際上效力是不停進行着，到相當時間回頭一看，然後發見不知不覺中局

面已完全改換了。

我們試回顧自己的生平，就覺得那種進程何等真確。十五年前你遇着頭一件較爲重大的打擊，當時你覺得沒有方法過得去，可是正在徬徨的時候，有某種因素參加進來，給你一線光明，使你興奮向前，把當初以爲不能過的難關度過了。十年前你生活上又碰着一件意外，又使你以爲無法可施，後來發覺另有隱藏着的能力逐漸進展而使你克勝了。五年前你又遇着大困難，那回你怎樣的竟又解決了？也許你自己也答不清楚，只知道當時情形很複雜，引起許許多多謀解決的辦法，其中一部分發生效能。爲你當初所想不到。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顧以往的經驗，使你知道目前的困難亦可以不用憂懼而能應付的，因爲許多功能受了刺激而紛紛活動，其中一部分會在你不覺中而奏效，把你困難的局面改造。

從前波斯有國王，

戒指刻着字一行；

文字淺白道理顯，

戴在手指容易見；

每遇困難心憂懼，

一讀可以除掛慮。

那句格言說什麼？

「這件事情快要過！」

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不景氣以來，許多青年發出怨嘆的聲音，說我們生得不遲不早，正在出社會做事創業的時候，遇着空前的打擊把我們的機會掃蕩了，後半世的生活沒有保障，晚年必定不堪設想。對於這種普遍悲觀的解答，就是世界失常的狀態不會永久存在的。許許多多謀解決的辦法繼續出現，一種辦法不行又試第二種，這樣下去終有一種適應而奏效，使社會的狀態從新上到正常的軌道。或者說，新的黎明臨到的時候，我們恐怕已經過了少壯有為的年紀，想有所建樹便已太遲了。真的「人過中年萬事休」嗎

？我們不要忘記許多事業上豐偉的紀錄，是由中年以後的人造成的，那些人物早年連二接三的長期在失敗中，像林肯一般的例，亦頗不勝枚舉。

林肯童年境遇困苦，長成投身軍界，升到隊長職位，可是爲了不是他自己的過錯竟被革職。接着改試商業，在鄉間開一小店，生意虧本只好關門。他轉學測量，學會了却沒有機會用以謀生，終於貧乏所迫要把測量的儀器也賣掉。往後就投身政治，連續大小選舉都屢屢落選，直到一八六〇年纔獲得成功的機會，年紀五十一歲纔奠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現在青年遇着不景氣，將來想有建樹便已太遲了嗎？林肯五十一歲以前還是一個東不成西不就的人啊！

三

對於自信與希望之建造，第二階層我們也不可不知。每當生命需要應付困難環境的時候，生命自身具有應付環境的本能。所謂本能是潛在意識之下的，不用等到我們加以思索指揮，這種隱秘的力量便已開始工作，把我們的創傷醫治，給我們儲蓄氣力，更從

我們的精神，終於把我們整個的扶起來，重新躍入生之戰場。前幾年加省伐下一棵世間著名的大樹，科學家借這機會研究那古代的植物。由於考察樹幹的年環，判斷那棵大樹的歷史，發表一段頗有趣味的報告：『這棵大樹是在紀元前二百七十一年發芽的，活到五百一十六週歲時，那便是紀元後二四五年，遇着森林大火被燒重傷。可是自然的生機接着開始把牠的創傷修補，新生的組織一層一層的把火焰留下的疤痕掩去，這種自療工作繼續一世紀之久，到紀元三五〇年傷處全愈。往後活着千多年，再經過兩次火災，都把牠燒得很厲害。到伐下來的時候，第二次的傷處亦已好了，第三次的火燒還留有十八呎寬三十呎高的傷痕。如果不伐下來，假以時日，那最後一次的創傷亦必能完全治愈的。』你和我活在這世界，無時無地不遭受種種的襲擊和侵害，所以有「天地不仁」「衆生遭劫」的嘆息。可是我們子細觀察，就可知道天地間隱藏着一種與萬劫對立的力量，不住的把一切損傷加以修補，這種「天然治療的本能」使樹木在劫後餘燼中恢復生長。對樹如此，何況對人！

自然的治療怎樣的幫助人生呢？第一點生命常常助人揩抹痛楚，試看我們回憶快樂的事總比回憶悲愁的事來得活現詳細。其次生命幫助我們由內裏分泌出自療的能力。樹木未經毀傷，誰也不敢說植物生機有修補能力。人未經驗過困難侵害，也很難相信自療之力量能夠使人從悲哀的灰燼中活起來，從新獲得更大的欣悅。還有一點尤為偉大的，生命助人之法，常常是用新的責任堆下人的肩頭，即使傷心人並不打算忘掉悲哀，而那種責任却逼着你不由得不向前仰望，終於把那悲哀改造成為安慰。

丈夫從軍陣亡了，

賢妻默然有所思。

旁人替她傷心都說道：

「她若不哭必定要悶死。」

朋友來弔都嗟嘆：

如此英雄世少見！

只是爲國捨家亦悽慘。

她却仍舊不哭也不言。

他年白髮一老媪，

挽着愛兒在膝前，

淚如雨下再也不能忍：

「兒啊，爲你我活到今天！」

寡婦爲了撫育遺孤而含辛茹苦，愛的責任逼出她的堅強勇氣，把悲哀的淚忍到幾十年後纔痛快地湧出來，可是那些眼淚已經變成勝利的，安慰的眼淚了！

四

最爲可喜的有第三層事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天性裏，具有相當的不屈精神。無論壓力怎樣重，難題怎樣大，環境怎樣困迫，人的天性決不會完全放任屈服的，並且每每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大。你可知道這種不屈精神的起源從何而來嗎？這是千萬年來積釀而成的人類天性。我們上古時代的先祖，過着原始的生活，他們住巖穴森林或山野，天天爲着生存而搏鬥，有時抗拒猛獸，有時同類相防，有時更要向自然界的暴力而掙扎，在那優勝劣敗的戰鬥場中，那些缺乏奮鬥意志或能力的，都被淘汰了。剩下來那些男女是比較優秀的分子，由此繁殖第二代，遺傳着多少奮鬥特質。第二代又經淘汰，這樣一代傳一代，人類就漸漸的賦有一種不易屈服的天性。這種天性深藏在每個人的血液裏，到需要時就發揮出來。

你可曾留意觀察好些人因爲發揮這種天性，能在極不如意的境地生出不屈不撓的毅力嗎？讓我們聽聽大音樂家莫札克（Mozart）生平的事罷。莫札克廿五歲離了家鄉

到維也納，在那裏住了十年而去世。那十年是他生平困苦時期，也就是成功的時期。他和他的夫人挨過不少飢寒，他繼續寫作優美無比的樂曲。有一次發行人不客氣的對他說：『以後你得作些通俗的曲調，否則我不再要你的稿子，也不給你分文的酬金。』莫氏從瘦弱抖着的身子發出答話：『那麼，先生，也許我會餓死，可是我不能照你的意思來創作。』這種困厄的境遇把他的精神打碎了嗎？把他的創作能力奪去了嗎？適得其反！莫氏三個最偉大的交響曲都是在一七八八年寫成的，那年就是他最苦的時期。在冬寒的一朝有個朋友去訪他，看見他住的小屋子裏沒有柴炭可燒，他和他的夫人跳舞取暖。人類天性的不屈精神，上天賦與莫氏，亦賦與你我。

我們明白了這種事實，就可以領悟到什麼叫做上帝幫助，和怎樣的幫助了。前不久有一個婦人寫信給本書作者，景況可憐，她說：『讀你從前所寫的一部書裏說，只要我們盡力，上帝是會幫助我們的。我和丈夫都憑着良心盡力做好人，可是愈要要做好境况却愈壞，我丈夫若肯不顧誠實，現在還有工作，只因爲人認真纔失了他的職位。兒女們也

要同挨貧苦，我們的生活簡直無日不在憂慮中。你說上帝助人，又從何而來呢？」這疑問有什麼答案？

答案是這樣的。上帝的幫助每每不是像變戲法一般把外在的事物撤換。我們禱告以後，神聖的助力來了以後，難題依然要應付，重擔依然要擔當。上帝的助力在我們生命之內，不是在外。爲了我們祈求，上帝就在我們不屈精神上面加上一種新鮮的活動。這種活動，挽回我們的自信，提高我們的勇敢，使我們認清楚，艱難雖則來得嚴重，還不必要喪心屈服；我們不知不覺又站起來再行奮鬥，上帝就把我們生命內裏埋藏着平日意料不到的品質施放出來。於是新的能力，新的氣魄，新的智慧繼續產生，使我們不但斷定沒有投降之必要，並且儘可進而打開一條出路。我們的阻難也許依然存在——往往依然存在，可是我們的生命轉變了。這種轉變，繼續承受着天賦的協助，產生堅忍的毅力，使我們能夠沉着應戰。

人 生 的 把 握

前方受着猛烈的攻打，

防線失掉；

最後的堡壘堅守着呀，

開門關牢！

我從窗洞望出看清楚：

羣敵撲來；

可是他們休想攻得破，

堅固砲臺。

困苦憂愁殘暴與震驚，

在外逞強；

內裏始終保持着鎮定，

決不投降！

第九章 怎樣能得堅忍的毅力

第十章 我們到底還有第二次機會嗎？

一

在一本雜誌裏看見一首詩，題爲「一去不回」：

世上三物不回頭：

一箭射出莫能收，

瞬息消逝無影跡，

箭頭落處矢已折；

一言既出亦難追，

說時暢快後懊悔！

落在他人的心中，

引起多少的傷痛；
還有黃金的機會，
也是一去永不回，
任你懇求哭的哀，
牠們去了不再來！

我們都承認這首詩描寫得很妙，可是所表的理論真確嗎？我們的機會真的一去不再來嗎？

某種類的機會的確是一去不回的。最顯著者，比如說，青春年華便是只有一度出現的，如果我們把牠錯過，實在無法返老還童。我們須及早求學，及早創業，方能及早欣賞事業的成就；我們若要與兒女同感年輕的興趣，也得及時結婚。這些都是過後難再的時機，正是詩人指出一去不回的事物。然而這類的機會，就是人生一切的機會了嗎？稍

爲觀察人類的經驗，就知道還有許多種類的機會，並非曇花一現，却是再三來臨的。這點實情，使人知道好些機會雖曾錯過，追補尙未爲晚，把許多中年或老年的人救出失望的深淵。然則有什麼種類的機會，出現不止一次的呢？

二

大概最顯而易見的，是改造習慣的機會。現在還有人說習慣一經形成就不能改，一個人過了十五二十的年齡，畢生心性行爲便已鑄定了。這是一種普遍的迷信，並無充分的根據。

著者認識一位過了中年的朋友，他在事業上常須對羣衆演講，可是每在較大的會場演講時，聲音就不夠響亮。後來他請教於一位聲學專家，指出了他失敗之點。原來他聲調的高低不合度，呼吸抑揚的運用未得法，發音時口腔開合不準確。聲學教授給他一種練習的功課，那演說家就認真的練習下去，不到一年之後，他的聲調詞鋒完全改換，以前的尷尬全消，在講演上收新的效果。誰說習慣鑄成不能改？誰說年紀老了學不來？

最近紐約師範大學教授唐戴克 (Thorndike) 發表一種實驗的報告，說明學習能力與年齡的關係。在他的測驗中，把四百六十五個成年的男女按年齡分做三班，第一班是廿多歲的，第二班三十多歲，第三班四十多歲。三班受着同樣的測驗，藉以研究那個年紀學習能力最高。

出乎各人意料之外，每一項測驗都證明四十多歲的一班學習能力最高。各項測驗中有一項是用左手學寫字，拿許多例來比較，顯示出四十歲人用十五小時學習的成績，等於普通八歲兒童習字兩年。唐氏在他的報告作如下的結論：『我們發覺成年的人任何方面都能學習，任何方面的智力都有完全造就的可能。實際上中年人的學習能力，和最合時機的十七八歲的比起來，沒有什麼差別。』青春過去機會也完了嗎？機會仍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開始，把思想情感和行動重新改造。

人說我一去不回未免是偏見，

第十章 我們到底還有第二次機會嗎？

雖然上次我叩門你未曾留意，
每朝我依然再走到你的門前，
喚醒你起身去博取你的勝利。

莫流淚而嘆機緣錯過空遺恨，
莫唏噓而謂韶華已逝徒悲傷；
每晚我把當日的紀錄付火焚，
天明重新起頭像再出的太陽。

三

第二種重複出現的機會，和上述的一種緊接着的，是對自己天才發覺和發展的機會。許多男女以為上了相當年紀，就必發生一種寂寞之感，認為人到中年萬事休，黃金時

代成陳迹；心情狀態失却優美的活力，往後只有消沉下去。這見解是不周全的。世上不知多少人，到七十歲時可愛可親，遠勝他們十七歲的時期。在所謂青春久已逝去的年齡，他們纔發覺自己修養出一種特殊優美的性格和態度。他們發覺自己有着一種寬厚的胸襟，一種雋永的幽默，一種敏感的同情，和對別人的難題處境充分了解的能力。這種種的特質，重新形成他們的品格，使人喜與親近。於是不但未增寂寞，反而把三十歲以前因孤僻寡歡而失的友誼樂趣，在五十歲後竟充分獲得了。

生活狀態有此情景，而才能的發覺與發展，亦大有可補的機會。這兒又舉一個人生的實例，來做理論的補充。讓我們看看近世植物學家當中，以「樹醫」聞名的戴衛（John Davy）的生平罷。大約八十年前，戴氏出世於英國鄉間，生而為貧農之子。八歲就被打發到鄰近的農場做小工，藉以減輕家用。每天做着十二個鐘頭的勞作，纔得六辨士的工資。入學讀書自然談不到：一個孩子一日操勞之後，除了晚飯和牀鋪之外簡直沒有別的想法。這麼直到二十歲，戴氏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假如當時有人預言，說

他將來要成爲國際聞名的科學家，著作家，教育家；那預言一定要笑煞人。

在他二十歲時，有一天和一個同伴替人家鋪瓦，偶見同伴拿一片石灰在一塊瓦上玩着寫幾個字，他想，人家能寫字，自己連讀也讀不出，埋沒了二十年的求學的念頭，不覺燃燒起來。他發了一點心願，無論如何，不能一世做個糊裏糊塗的只會賣死力的人。離他工作的農場兩英里，有一間免費的夜學；他便報了名，每晚跑去和一羣小孩子一同開始學字母。六年之後戴氏決計到美洲去，那張移民輪船大輪的船票，不用說還是辛苦儲蓄好不容易纔夠錢買的。次年他在美國俄省一個花園裏做工。年紀二十七歲了，一個只受過起碼的教育的園丁，前途事業那有多大的希望呢？

離他做工的人家不遠有一間學校，正要添僱一個雜役。戴氏兼了那差使不受工資，只要求許他得閒可到課堂去旁聽，和許他借閱圖書館的書籍。他的時間表夠使人驚歎，他每朝三點鐘便起牀，讀書讀到六點，接着到學校打掃地方，回來早餐後在園子裏做他日常的工作，傍晚再到學校做點雜工，或求一點在學識上的指教，回來再自修到夜深。

他何以這麼用功呢？因為他開始發覺自己對於處理植物獲有特殊的興味，處理的手術亦彷彿比通常的人周到一些；更因為他決意——無論怎樣的艱難——把自己具有的一點才幹盡量發展去。接着多年的研究與實驗，戴氏的成功纔連二接三的出現：他所管理的園子獲得全省園藝比賽的首獎，他的「樹醫」的名傳聞全國，他著作的「植物病理學」出版，最後他還創辦了一間學校，把辛苦得來的學問分與後進的青年。這一切的成就都在他後半世然後出現。你說人若過了青年的黃金時期，想有所建樹已經失去機會了嗎？不知多少人的生平證明你的理論是錯了。

四

還有一種繼續出現的機會，那便是爲人服務的機會。做父母的照顧心愛的兒女，多年之後又在孫輩的身上重溫愛顧的生活。這些服務使他們感着苦累嗎？不是的。只有經驗的過來人，纔知道天下父母心無不以扶持幼稚爲樂事。更有些人並不置身於家室範圍內，却把自己獻給廣大的羣衆，至於忘我之境，因而消除自身的傷感。這些人都善服用

務的機會，尋着豐富的人生。

十八年前，在某地一間肺病療養院裏，有兩個中年的病人。經醫生告知，他們將來不能復任從前繁重的職業。在長期休養中，他們溜覽書報，見許多散文或詩詞裏，每有寫出人生至理足以壯人心志的佳句。他們偶然談及，幽居多閒大可抄寄朋友。這閒談漸而變爲具體計劃，決意把集得的材料印成小本子，成爲專門節錄佳句的「寄語雜誌」，第一期寄贈遠近朋友，附帶徵求愛讀與否的意見而定有無繼續刊行的可能。回覆信都表示歡迎贊助，算來有相當定戶可以維持印費，那雜誌就正式出下去，直到最近，銷數竟達二十萬份。散布所及，不知多少讀者受思想上的幫助，徬徨者發其深省，頹喪者振其精神。沒有第二次機會？試看這個服務的機會臨到兩個人，正在他們半廢疾地臥在病院中似乎應該萬念俱灰的時候！現在讓我們從那「寄語雜誌」轉錄一首詩，且問曾經一次失敗而認爲沒有第二次機會的人讀之作何感想。

夢之破碎並非夢之完場，
希望偶失不是一切的盡頭；
黑雲暴雨的背面星光依然亮，
重建你的堡壘當你堡壘坍塌後。

雖然是多少美夢成泡影，
年復一年懷着一顆傷痛的心；
休要懼怕且將信仰抱堅定，
人生智慧須向淚中尋！

五

這些機會的再現只限於今生嗎？死後可還有第二次機會嗎？我們基督徒認為是有的

。我們老實承認對於來生的詳情不得而知，只是深信人生決非一死便了，人格的伸展必定繼續於無窮。這種信念是合理的。我們且觀察宇宙的奧妙，萬物之間似乎充斥着矛盾傷殘，而整個的世界却是生生不息；這一切繁而不紊的進行，必有一位善意和大能的主宰負其責。再觀察人類的歷史，由地球形成以至社會力求改造的今日，無論怎樣縱錯紛紜，始終為真美善所維繫。宇宙不是盲動的，人生亦有邁進的目標；集體與個人連繫而生長，智能與性靈不停地伸展着。試看一個人初生時何等弱小無能，至其長成日後各方面的發展造就，無人能夠加以限量。這一切都啓示我們某種信念，這某種信念便是生命之永存，生命之不朽。我們第二次的機會出現於今世便完了嗎？不是的。我們認定在死之彼岸還有機會——生長的機會，互助的機會，愛與被愛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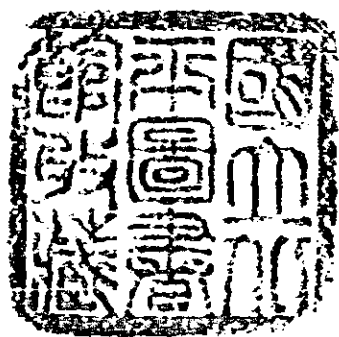
距今百餘年前，基靈華村有個名叫 John Todd 的小孩，父母相繼去世，六歲便成為零仃無倚的孤兒。幸有姑母住在鄰村，接他過去撫養；直到大約十五年後，他離鄉而入神道學校。到他中年的時候，姑母已經老了，終於臥病在牀，自知不起。她懷着惶惑

淒涼的心情，寫信給她姪兒，詢問死的實在情形——到底一切就此完結了呢，抑或在死之彼岸尚有來生？這裏便是 John Todd 的覆信：

「不覺竟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纔六歲，孤零零地遺落在世上。你打發人說要接我過去，使我有家可歸。我不能忘記當日的情形，怎的經過十哩路程而到你的屋子。我還記得當我看見來接我的不是你，而是被差來的黑僕人凱撒，我心裏很覺生疏納悶。我還記得，我眼裏滿含着淚，在那高大的馬背上，雙手緊緊攀住凱撒，這麼樣的起程往我新的家。路程還未走完天色已晚，周圍黑暗起來，心裏愈覺淒涼害怕。我對凱撒說：「我們走到時，恐怕姑母已睡了。」「不，」凱撒答道，「她一定等候着你。一會兒我們穿過那樹林，就看得見她的窗子的燭光了。」果然不久就望見你窗子的光。我記得你站在門口等着，伸手把我——一個疲倦惶惑的小孩——從馬背抱下來。你屋子裏燒着暖的火爐，爐上放着熱騰騰的晚飯。吃過晚飯後你領我到預備好了的房間。你坐在我的牀邊，看我睡着去。

『你大概也明白我爲什麼把這往事重述。不久將有一天，上帝要接你，接你到新的家去。那呼召臨到時不用害怕，也不要怕那生疏的路程，和那黑僕人似的死之使者。上帝是可信賴的，正如幾十年前你照顧我一般的具着慈憐的心腸。在路程的彼端，有愛之迎接等候着你，美好的地方爲你設備。我將在默禱中目送你遠去，並等待着將來有一天我亦走向同一的路程，到那路程的彼端，見你欣然再招接我。』

這是我們基督徒的信仰。蘊藏在生命深處，我們看見上帝不滅之愛；在死之彼岸，無疑地還有新的機會——人類的慈父爲他一切的兒女們而設備。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人生的把握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郵費另加)

原著者 基爾 祈

譯者 梁得 所

出版者 兼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南國印刷所

▲版權所有▼

YOU CAN MASTER LIFE

By

JAMES GORDON GILKEY

Translated by

T. S. LIANG

Price: 1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7

49



Cat. No.
11309